

村夜掇拾

清彊著



雪蘭莪中華大書
會堂文藝叢書

第四種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淵集卷之六



本書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出版基金贊助出版

村夜掇拾



清彊 著

林爽齋集

謝靈著



本書經許富陽、王中興、王會堂出版，是金贊傑出版

目 錄



43 40 37 34 31 28 25 22 20 17 15 13 11 8 5 3 1

月明之夜	雨后的月色	對燭	雲	燈	雨	林濤	星夜	蚊子	溪澗	清風	虫鳴	雨聲	夜聲	享受	沉思	村夜
------	-------	----	---	---	---	----	----	----	----	----	----	----	----	----	----	----



86	83	81	79	76	74	70	68	65	62	59	56	53	50	46
----	----	----	----	----	----	----	----	----	----	----	----	----	----	----

蛙鳴

魅影

夜路

童年，螢火

熬夜

雨夜思潮

風雨中的路

黎明前的路

拾柴的記憶

旱的序幕

塵沙飛揚

皓月照空枝

初旱的黃昏

一雨綠山鄉

冷風細雨又一春

後記

村夜

我住的這個鄉村，晚上九點鐘過後，便漸漸沉靜了下來。早睡的村民，在夢鄉裏沉醉的時候，鬧城裏的公子哥兒可還正在聲色裏揮霍過剩的精力呢！人因地異，但鄉城的差別竟是這般的大！

晚餐後，遠近幾家生活較過得去的農民都開了收音機，悠美的音樂，可夠怡人心胸。當夜漸漸靜下來時，草叢間有着低低的蟲鳴，偶爾遠方的林梢裏還傳來幾聲鳥叫。特別是遇上星光月夜，詩意撩人，真叫人把一天的辛勞忘得一乾二淨。

從小就在這樣的夜的懷抱裏啃我的書本，我很輕易的會對夜顯露我對它的一份特殊的親切感情。與其說我愛夜，不如說我愛在夜裏才能找到那份詩意的靜。是這份靜，使我飽嘗了大量鄉土泥粉的腦袋慢慢地裝上人生的七彩；是這份靜，把時代的五花八門帶來複雜我的思維……當一天我能迄立於時代的風雨裏，我不能不感激這淡淡的夜色，這冷冷的清靜。

自然，我就和鬧城裏的夜格格不入了。近來我常在城裏走動，見到社會的形形色色：繁華與進步的一面使我興奮，但污穢與欺詐的一面却又使我悲憤……無論如何，最使我感到不習慣的，是在城市裏過夜。我享受不慣這份奢侈的豪華；於是，自己總是像一個投進母

親懷抱的孩子似的，投進這鄉村的清靜裏來。

學校裏繁重的功課，常常使我改不掉自己熬夜的習慣，雖然，我知道清晨的空氣對人更有益。於是，夜夜青燈黃卷，在最靜寂的時候也無寂寞之感。那就像一個在雪地上走着的青年，想到了雪溶後的綠野清流，沉醉得忘了一身的冷凍。

我遂陶醉了。我一向不認為村夜的懷抱是死了的世界。在我的感覺中，最悠美與最有生命力的聲音都蘊藏在這裏。當傾耳聆聽，聲音不但來自草叢，來自清流，來自林梢，來自清風……它更來自堆滿密麻麻字體的書本裏。所以當夜晚來臨的時候，我就像走進了一個多姿的音樂世界，成了世界最富有的人。

夜雨瀟瀟的時刻，把幾個會飲酒的古詩人請來，整個室內便有無限溫暖，趣味盎然。我也曾好不自量地提起筆，寫下對鄉土的愛，對村夜的一份激情。

這樣，我彷彿成了夜的寵兒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沉思

在一個雨後蟲鳴唧唧的夜晚，你如果單獨一個人坐在陋室的几前，不看書也不寫詩，你會靜靜地想起些什麼呢？

一些古老的故事？一些現實中的悲劇？

都一樣的。思想的野馬最難受控制。當它奔騰了出來，不管天南地北，一個狹小的陋室，怎能限制得了一個思想原野的遼闊呢？

在無邊無際的思潮裏，你將掇取些什麼呢？

一些美麗的，詩意的！一些痛苦的，現實的；一些深邃的，莫測的；一些瘋狂的，刺激的……抑或是一些生趣的，有系統的？

我常常步入沉思的天地裏，但我却忘了應該摘取些什麼。我有點像傻子，步入寶山却空手而回。

我能譴責自己一些什麼呢？一個微雨後的夜晚，一個星斗閃閃的時刻，只要我保持這份靜，步入沉思的天地，我就彷彿洗淨了一身的俗氣。

一個清靜的夜晚，冥冥的思緒裏湧出了一個七彩繽紛的世界，任你驚訝與沉醉，你還怕

有寂寞之感嗎？

這是鄉村生活的賜與。城市生活或許有更多的享受，但鄉村生活的這種「享受」却是最特別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住慣鄉村的。除非你有着植物般熬得住寂靜的性格，不然，你一定會到人聲喧嘩的鬧城裏去。

寂靜，是陶冶心靈的良藥。

在鄉村裏，一個人的心靈是會常常受到洗滌的。花草蟲石，使你心安理得，使你心情怡然；月明星稀之夜，清風送爽，不由你心底裏不發出讚嘆！

所以，每一蟲鳴的夜晚，几前一盞孤燈，一杯清茶，你就能打開心靈的窗，你就能在古今中外的天地裏自由縱橫了。

你腦海的濶幕展視着，你成了觀眾，也成了主人翁。一切都可由你主宰。於是，告訴我，你將掇取一些什麼呢？美麗的抑或是痛苦的？

沉思

享受

白天勞作，到了夜晚，一個人最好做些什麼呢？要休息的話，可以到郊林的小徑上踱步，迎着清風，聽着悅耳的大自然夜聲，心胸頓覺開朗，真是一樂；不然，也可開了收音機，在陋室裏收聽國內外的新聞報導，或讓音樂頌送，這是一樂；再不然，就靜靜地在帆布床上躺下來吧，冥思靜想，也是消愁去悶的一個好方法，這何曾不是一樂呢？

但如果，你覺得這樣休息會太浪費寶貴的光陰的話，你當然還可做一些你心愛的事而不會使自己覺得愧對光陰。你或許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你便可在這無人干擾的時刻裏練一練你的歌喉，學一學你的樂器；你喜歡的若是繪畫，你也可以提起你的彩筆，把你心目中最美麗的形象繪在紙章上；如果你的興趣正好和我一樣，是書本的愛好者的話，那麼，寧靜的夜晚，正是你一卷在手的最佳時刻。

我不否認鄉村的夜晚永遠比不上城市的多彩多姿，但村夜的享受，實在是比城市的遜色不了多少；事實上，對一些喜愛寂靜而又有詩意生活的人來說，這裏却比城市好得多。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喜愛熱鬧場面而活躍於社交的人，我不能勉強你喜歡鄉村的夜色。

你可能在豪華的酒吧或舞廳，美人相伴，醇酒處處，但各種各樣的聲音吵雜在一起，你

花了錢而未必能得到真正的快樂。況且，你可能已忙碌了一整天，週身疲憊，現在又泡進這聲色的場合裏，增加了精神的負擔。結果可能是得不償失。可是，在這裏，矇矓的星光依稀，遠遠近近有的是大自然的聲響，你漫步也好，沉思也好，坐談也無妨，總之，你已是繁忙工作後被解放出來的人，你迎着新鮮的空氣，讓一切煩惱都隨風而去。

這是一種多麼悠閑的享受，和城市裏耀眼霓虹燈的聲響與文明生活一比，你選那一樣呢？

當然，如果你是初到田郊，而一個人置身於空漠的野徑，你會感到冷清得可怕。不過，這懼怕心理不會是一個久居鄉野的人所能產生的。我並不否認毒蛇之類的東西是會在鄉野間出現的，不過，真正可怕的事却是蘊藏在城市裏的。在鄉間，只要你小心，毒蛇是不會來咬你的；但在城市裏，縱使你小心，却可能有人在暗地裏敲詐你。

鄉村的寧靜清新，是一個調養身心，恢復精神的最好所在地。

鄉村的人情敦厚。晚餐後，只要你在庭院前放幾張椅子，再從左鄰右舍邀幾位朋友或長輩，你們便能觀天品茗。叙古論今。濃厚的人情味，使到你不能不由心底裏發出由衷的興奮。

在你激奮的眼光裏，你能說，這豈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這裏的青少年，也有踏了鐵馬到老遠的城市裏去觀看夜場電影的，那是爲了調劑生活。

當然，時下打打門門或粉紅色的電影對他們單純的頭腦也不無影響，但這並不是鄉村的罪過。

講到吃與喝，這裏就難能和城市比。

在這裏，別說夜間，就是白天也難見到小販的足跡。

你要吃什麼，飲什麼，你都得自己動手做。然而清茶淡飯，操作勞動，正是養生之道的不二法門。有了清逸精神，粗壯體魄。不是更容易享受到人生的樂趣？

除了吃喝外，大自然所給予人的享受是取之不盡的！星光下，明月裏，讀一首詩，唱一首歌，靜靜想起值得你想的，還有一切一切的，都會使你沉醉，使你享受到夜色的美妙！你說，這種享受可不錯吧？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夜聲

如果生命是靜止的，活着的情趣便喪失了。夜晚，當我像詩人般走進另一個意境時，如果縈繞着我的只是死一般的靜寂，我想我必然因單調而憂怨，因憂怨而瘋狂的。

好在這村野的夜，儘有千聲萬語，大自然的旋律。所以一個成爲他懷抱寵兒的人，只怕沒有心情，不怕沒有調劑精神的聲樂。

黃昏通常是很早消逝的，而且，在這一個四週是橡林環繞的村郊，要欣賞夕陽的餘暉，似乎難上加難。當炊煙嫋嫋，遠近偶然傳來幾聲鳥鳴以及豬叫聲時（農夫們都在這時候弄飼料給豬吃），夜的布幕便慢慢地罩過來了。

晚餐後，悠閒的時刻，正是鬆弛精神，恢復一天已消耗的精力的時刻。這裏，白天已沒有什麼車輛來來往往的聲音，到了晚上，更無從聽到；小販的叫聲，更是聞所未聞。不過，這並不十分叫人失望，如果你的心靈沒有過份染上城市裏煩囂的塵埃的話。

在這裏，夜有另一番情調。或許，居住海濱的人會爲聽潮而樂，往深山的人會爲享受澗聲風濤而沉醉，但這裏的人也同樣能接受大自然的一份賜予；屋外草叢，星光月影下的林野，潺潺的溪澗……有的，儘是低迴不絕的旋律。

晴朗的夜晚，百蟲爭鳴。間或有吱吱，喳喳；間或有唧唧，哩哩……間或是所有聲音參雜在一起，如交響樂，貫耳而來，好不熱鬧；有時又如浪濤，嘩嘩啦啦，陣湧而來，一起衝到耳的堤岸，也夠撩人遐思。

蟲類都是有感情的天然歌者；牠們的歌聲，常常會隨着時季不同而變。於是，晴天裏牠們豪詠，雨天裏牠們低吟；豐收的季節牠們吹奏，欠收的月份牠們懷泣……牠們隨農夫之樂而樂，見農夫之悲而悲。如果你有感情的話，如果你和這些不知名的小蟲能「靈犀一點通」的話，你能否不欣賞牠們？

通常，林野裏還會有低低的林濤，但尤以大風吹起的季節爲多。風過樹梢，刮起了陣陣的嘶喊；在風濤大時，真使人懷想起古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殺氣騰騰。不過，大風濤起時，通常已是一年之尾，使人有一種懷傷的感覺。

林間有鳥，鳥也是一種天然的歌手；不過，似乎只有少數的幾種鳥偶爾發出幾聲啼叫，可能劃破夜的和諧氣氛，也可能給這夜增添了幾分熱鬧。

溪澗日夜流，許多人都願與水爲伴，聽聽水流聲，讓一切煩惱與俗念都頓然而消。

落雨的夜晚，只好聽雨聲。狂風暴雨雖使人厭，但適量的雨水，從蒼穹落下，跌到亞答屋頂，撒落到樹葉上，「滴滴得得」的，自然組成另一種冷然的交響樂。有時候，雨聲裏滲盡了蛙鳴，又宏亮又悲壯，身世漂零的人真不知會激起了多少的感懷。

雖然大家都說，鄉村是寂靜的，但這個「寂靜」只是一個比較形容詞：鄉村只是比城鎮較寂靜罷了，並不是如想像中靜到沒有半點聲音。其實，這裏許多悅耳的聲音，往往更能消除人的苦悶；城市人未必有這份福氣。

（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七日）



雨聲

窗外的雨聲帶着蛙鳴，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

雨在村郊的夜裏，像棄婦般幽怨，像受委屈的小孩嗚嗚咽咽。

苦旱後的第一場雨，是喜雨，洒開了每一顆憂鬱的心，結出歡樂的花朵。

久雨後還有連綿夜雨，菜棵受到摧殘，農民的心便會像被噬食般痛苦。

所以，農民對雨是敏感的。

長期觀看長輩的臉色，長期望天看地；從天真的稚齡到文靜的成年，我已漸漸知道了在這樣的天氣裏是值得高興的；我也了解在這樣的天氣裏是註定愁眉不展的。

聽着雨聲，望着園圃，我一樣明瞭那一場從天空撒下來的雨是使人笑顏遂開的；而那一場雨，又會使焦慮的眼睛鬱結起來。

每一次夜裏聽雨，每一次的心情都會因時因事而異。

「咯咯」的蛙鳴，在風雨婆婆的夜裏迴旋着，它可能是歡呼歌吟這大地的甘露，也可能是爲了使人傷心的季節而悲哀……——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村裏來住，你可能會迷惘；不過，如果你是一個住慣鄉下的孩子，你的心裏是早就有數了的。

幾次風雨，幾次憑窗外眺，腦海的思緒沸騰；我彷彿成了詩人，在為美麗的詩篇而嚮往；不過，當我面對現實時，我的詩却是苦澀的。

雨聲是使人陶醉的。風雨連綿的夜晚裏，多少人會在溫暖的被窩裏作夢境的遨遊。但是，此刻風雨撩人心懷，如果你正睡不着的話，靜靜冥想中，你是否為村裏許多漏雨的家而擔心？你是否想起許多村民在為明天的生活而嘆息。

雨聲淅瀝中，我沒有睡意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

雨聲淅瀝中，我沒有睡意了。

雨聲淅瀝中，我沒有睡意了。

雨聲淅瀝中，我沒有睡意了。

雨聲淅瀝中，我沒有睡意了。

雨聲淅瀝中，我沒有睡意了。

雨聲

虫鳴

星月高掛，蟲鳴唧唧，偶而微風輕拂，這便構成了鄉村夜晚的一份幽美特色。

皓潔的月光，可能使人沉醉，但如果沒有嫵媚的清風，悶熱的天氣可能使人掃興；縱使兩者有之，但如果缺少了虫豸這大自然的歌手，不管是漫步庭前小徑，或是與友聚談，都未免顯得太過單調。

夜涼風清時刻的虫鳴，最使人嚮往；它那悠揚的鳴奏，猶如流水淙淙，更有如雨洒湖面，激起人萬千的癡思。

但是，到了煩熱的六月夜，蟬聲四起，雖然是那般的熱鬧，但未免使人覺得那曲調真有點失去高低均衡的感覺。

我喜歡虫鳴，這是配合我熱愛大自然的性格的。一個從小就在泥土堆上築起夢幻的孩子，還會負情於大自然嗎？

是在虫鳴星稀的時刻，我聽過了一則又一則古老的故事，使我知道世界有多少可愛又有多少可怕的事。

是在虫鳴遍野的時刻，我與友伴捕捉流螢，讓童年的夢也這樣地消失了。

是虫鳴低迴耳畔的時刻，我在窗前的煤油燈下讀着一頁又一頁的書。這樣渡過了我大半的學生生活。

虫鳴，時時刻刻地撥動我的感情，使我曾深深地快樂過，也曾深深地憂鬱過。

幾次菜價高漲，幾次校中考試的成績優異，都使我興奮得連夜不眠。聽着虫鳴，一顆心輕飄飄地，彷彿進了幸福園。

幾次菜價猛跌，園裏欠收；幾次因沉醉寫作而耽誤了功課；幾次的失意打擊，也曾深深地使我難過。躺在床上，眼睜睜地總不能入眠，恨不得那悠悠的虫鳴能爲我傳達心意。

夜夜虫鳴，彷彿我的心曲萬千，真夠我的傾訴。

如果我是虫，我鳴奏的心曲，將會是憂怨的呢？還是興奮的？還是兩者兼之？……

夜夜虫鳴，彷彿我的心曲萬千，真夠我的傾訴。

兩苦齊立，且成果猶心下也。……（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

……

虫鳴

清風

你曾經喜歡過清風微拂的夜晚麼？在鄉村的夜晚裏，耀眼的霓虹燈雖然追遠了，但大自然的清流無疑地是一種恩物。

它來的時候，是那麼地溫柔；像慈母對病中孩兒的聲聲慰語，吹得人煩燥的心兒開朗。它來的時候，像甘露落在干旱的土地上，使到人們寂寞的心上開出朵朵歡樂。

或許，你曾經在浪濤洶湧的海濱消磨過夜晚的時光；面對蒼茫的海面，點點的光影，正是天上的星光和海上的漁火，但夜霧可好重呢。而微風吹送，撲面是陣陣的涼快；這時，悄悄踱步，或遠眺或靜觀，你不是有太多的沉醉，太多的想望嗎？

或許，你曾陪了心愛的人，在夜的公園裏留下羅漫蒂克的踪跡。夜裏的花香撲鼻撩人，但如水的清風更不時在你耳畔絮聒。

你知道，在風不揚的時刻裏，就好像人體中缺少了氧氣似的使人難受。住慣城市的人就常要跑去公園，去海邊或到山上去；爲了那清新的空氣，爲了享受涼風的恩賜。

但你知道，住在鄉村的，是更能輕易地享受到這大自然的恩賜。當你的腳步一離開家的大門，清風便會迎你；不然，就是你在狹窄的斗室裏開一個小窗，也不怕風會冷落你。

夜的鄉村，是別有一番韻味的。別說星斗滿天，也別說皓月當空，更別說唧唧虫鳴此起彼落，單就那掠過草尖，穿過林叢的清風，就夠你消受一個漫長的夜。

風過處，橡葉歌舞，林濤聲由遠而近，由低沉而宏亮，由單純而複雜……這已是一首大地的歌。

更何況，蟲豸也多情，鳥類更不甘示弱，遠離市廛外的鄉村，鳴奏着的是另一支熱鬧的夜曲。

清風的纏綿，並不妨礙你思緒的寧靜。或許，你正在几前埋首了幾個鐘頭，而倚窗外眺時，這多情的使者就溫柔地在臉上吻着，慢慢地掠了過去。

心情煩悶時，只要提了張布牀在院子裏卧着，陣陣的清風，就會吹開你心花。

每天在園裏勞作，黃昏時帶着疲憊的身軀回來，到了夜晚，讓清風一吹，滿身酸痛便漸漸消失。這是一種怎樣特別的治療法呢？

你或許已上了年紀，正想過一過詩人般的生活。春暖花開的時節，月上樹梢頭之後，邀三幾友人，在屋前蔭下燒茶煮詩，談論古今中外，享受清風吹拂裏的滿園菜色，這境界豈有不使人嚮往的道理。

愛自然的人，誰能忘了清風？

住慣村郊的人，誰不會沉醉在清風裏？想起了一切好的與壞的，啊，多複雜的人生，而又多美麗的夜晚！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溪澗

皓月高掛，涼風習習的今夜，我又禁錮不住這顆年輕的心；便披了件輕衫，踱出那個狹小的斗室。窗外的世界才是廣闊的，我不由自主地從心底裏發出了歡聲。

一片煙霧般濛濛的菜圃，彷彿是慢慢地走入睡鄉了。我像夢遊者，腳步輕悄，但仍怕驚醒了菜兒們的好夢。慢慢踱着，我來到這流水聲潺潺的小溪畔，看着流水在月光下發出閃耀的光芒，五彩繽紛，真是夢境滲透了詩意。

我曾多次在這條溪畔徘徊，於是對它產生了感情。我喜歡看各種水流的姿態，雖然不會游泳，但自己總該可以厚着臉皮說是樂水者的。

我喜歡大海上洶湧的浪濤，它的一起一伏，都充份地表現出生命的活力；我也喜歡蜿蜒緩慢的小溪澗，它像詩人獨自低首般的沉靜，也像懷春少女般的娟秀。

小小的溪澗，維持着整個村裏的命脈。白天，她就像一個休息了一夜的忙人似的，必須小心地應付那麼多到她的懷抱來「找」她的人；有挑水灌溉田地的村民，有洗衣服的村姑，也有摸魚的小孩子……她剛從安眠中醒了過來，就被滾蕩得好不寧靜。如果她有知的話，她該了解她的忙亂正養活了村裏的許多生命，豈能不叫她快樂？

到了下午，一些頑皮的村童便會投進她的懷抱裏，享受一頓快活的沐浴；到了夜晚，當一切都已經平靜下來的時候，小溪澗，還是潺潺地流着。

她唱着一首活潑的老歌。

像一個雙十年華的少女，向她的情郎低訴心曲；小溪澗也有她吐露不完的心語，每一天每一夜，她會多情地向土地傾訴。

她可能訴說村民的辛勞，也可能訴說大地的壯麗……常常，爲了探尋她的心思，在夜幕罩遍村莊的時刻，我會輕輕地，徜徉在她底身旁……仰望深邃的天，眺望迷濛遠方，我的心淡泊了。我要在淡泊中尋求心靈的幸福。

小溪澗，她是母親，我不過是一個處世未深的青年，我願意傾耳聽聽母親的心跳，讓自己血液也沸騰起來

母親所能給予兒女們的往往是力量，小溪澗却能使到村民們快快樂樂的生活下去。

生命也像溪澗一樣地流個不息。而溪澗對人類是有絕大的用處的，但如果生命本身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話，這豈不是太過不應該了！

在溪邊漫步，我曾不只一次地對細水長流似的生命作出過多的沉思默想。如果我能像岸邊草兒一般，垂睫在溪畔，渡過一個個多夢幻的夜晚，我對人生的領悟該會更深一層吧！

清明的月高掛，這一夜沒有濤聲，自己的心兒如閃動着月光般的溪面，對人生發出幾許

喟嘆是有的，但詩的意境尚存，我不能不感激神秘的造物者，我更不能不讚嘆美麗的村之夜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



麵子

蚊子

不一定是雨季；只要幾陣豪雨過後，天氣轉向陰晦時，這裏的蚊子就會突然間增多起來。本來悶熱的夜晚，三幾隻蚊蚋偶而在你耳畔嗡嗡作響，就夠擾人了；何況到了這陰晦的時節，蚊蚋成羣地出來，不但在你身前身後飛舞，而且還趁機在你的皮膚上刺下牠的吸血管，吮吸你的血液，叮得你防不勝防。

蚊子就是這樣一種使人討厭的東西。牠絲毫沒有同情心。當牠來到你的面前時，牠不管你骨瘦如柴，也不管你臉青肌黃；牠可能在你面前飛旋了一回，嗡嗡了一陣，但牠的「歌舞」並不在於慰藉你，也不在於娛樂你：牠只是爲自己製造機會，準備向你的血管進攻。

你煩惱起來，會舉起手來劈劈拍拍地打死一隻又一隻。但牠們似乎像敢死隊一般；前一批死了後一批又會到來。始終在你的耳畔嗡嗡作響……。

如果牠們只是這樣飛舞與作鳴也就吧了，則不妨容牠來點綴點綴這燈前的夜。但牠們不但叮人吮血，而且，還有傳染瘧疾的危險。如果自己身體不健康，「捐」出血而又再病上幾天，那真是不值得。

不過，爲了趁着夜晚的時間讀點書，就不能不和這些「小鬼」週旋週旋一下。開始想到

買蚊香來驅逐牠們。蚊香點燃了，煙氣到處，羣蚊莫不逃之夭夭；確起了多少的作用。可是，燒蚊香那薰人的煙味，却使人難受。（至少，我受不了。）所以，蚊香並不能常用。再下來，只好把準備夜晚睡覺時穿的長衣長褲穿起來；雖然安全得多，但在蚊子過盛的雨季後，仍然逃不了面部及耳部受到侵襲的危險。

還好的是，夜晚睡覺有蚊帳，不然，不但睡不寧，而且隔天起來，身體青一塊，紅一塊，處處有痕跡，那可還了得！

雖然，不是一年到頭都會有這種蚊蚋繁多的情形，但幾個月如此，已夠叫人煩了！我不喜歡陰晦的日子，我更討厭這些吸血不眨眼的小鬼怪。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

星夜

每一次舉首望天，或看星，或看月，或看雲，總有一種莫名的感覺流自心底之蒼茫處，而且，也總覺得一切屬於大自然的都神秘了。如果冥冥中有一個巨人在它們那邊；也能看天，更能望地球，他的感覺該如何？

月夜是一面明鏡，清晰地映亮了整個村落；而月明星必稀，似乎成了一種不用詮釋的道理，在每個村民的觀念裏生了根。只是，月夜難得；星夜往往就以靜謐的姿態悄悄地佔了許多月夜的位置。

如果能作個比擬，月夜是個成熟豐滿的婦女，那麼，星夜是個嬌羞初長成的閨女，多柔和，多旖旎。我感恩於月夜，而我更不能不獨鍾於星夜。縱然千閃萬燦的星星，照不亮一個朦朧的村莊；縱然千萬顆的閃爍，沒有一個圓月那般的大方。

盡細天文學上所認識的星星是比地球，月亮和太陽大出幾十甚至幾百倍的，但我肉眼見到的星，却只有像鑽石般大，更有者像晶瑩潔白的沙，散在蒼茫的天庭裏，閃閃息息，只要看它，它就像有意跟你眨眼，眨個不停，頂頭皮的！抬望眼，它們越閃越多越繁越浩，自己越看，它們似乎越小了。這數不完的靈精，鬧得整個天閃閃生光，好不熱鬧，真是奇觀了！

小時讀書，就有「滿天星，亮晶晶，數來數去數不清。」的句子，那時候望天，望到神秘的境界裏，只知道星空的可愛，那裏管得了數清還是不清呢！而今看星，依然看到神秘，學識告訴自己，星當然是不可數的；但是，縱若可數，自己還那裏有閒功夫去數呢？

在比受啓蒙期更小的年齡裏，一顆小腦袋儘給天真的夢思佔據了。看星啦，好像看到滿園欲滴的果子，伸伸手，豈不是可把它們摘下來了嗎？只是，達了摘星的年齡，因為還是呆在這個村裏接受山風樹雨，有時對人對事還是天真到使人偷笑，是自己沒有成長嗎？

如果把蒼穹當作布幕，那麼，星星必是縫在它上面的美麗花朵。花的形式，縫的圖案，都別出心裁，扣人心弦。不過，在那段我受啓蒙的日子裏，我聽來的許多故事與神話，似乎沒有讓星星們這樣死板地去做花樣。它們都是有靈氣有生命的活物呢！什麼牛郎織女星，什麼銀河……似乎每一顆星都有一個故事。這種種仙化了的故事，又美麗，又叫人感傷，真不知盤據了多少人的心靈。只是，常常探索，仍然失望：我至今仍分不清那顆星是牛郎，那一顆又是織女，那是鵲橋，那是銀河……天上的諸神若有知，不知我死後可准不准我升天堂？

我畢竟是愛星夜的。晚上散步，若遇上星期天，往往能使人神往追懷。許多歲月像從指縫間流過的水，在星光裏悄然地流去。流去舊的嘆息和美麗，流來了新的感懷和憧憬。星是羞怯的少女，她似乎愛遠遠地避開我，偷偷地聽我的低語；她有時也不解情理，老愛對着失意的我眨眼，彷彿譏我諷我，也彷彿嘲弄我！

小學唱遊時有一首歌我最喜唱，那就是「小白船」。尤其是在有星的夜晚，清風微拂時，就會不期然地唱起「藍藍天空銀河裏，有隻小白船，船上有……」來，歌詞之美，曲調之柔，實在足夠引人遐想的。而今，整十年沒有唱過歌，但這首在星夜裏常會使我想起的歌，還歷歷如在我耳邊；對着萬點星光，仍有許多神秘沒有被我探開來；浩浩烟雲裏，我不禁要引吭高唱這首充滿神話意味的歌！

人類登陸月球，揭開了萬古神秘的夢；不過，夢揭開之後又有多少驕傲呢？我看着星天，我還是看到許多層的神秘。我想：且讓這些神秘保留吧！留取一點點在人的心中，至少，人還能做夢，是嗎？

林濤

我沒有到過戰場，對於千軍萬馬的大場面，除了電影及書本的描寫之外，就只有靠想像來滿足了。而林濤起時，我這方面的想像力是更加深了。

是的，林濤起時，一陣沙沙，一陣嘩嘩，猶如萬馬奔騰，氣勢雄壯萬千，使人想起古戰場，懷念起許多血淚的故事。

家近林野，風過處，林濤便應「運」而生。風微時，如鴨羣渡河，只有輕微的樹葉動靜聲；風大時，來勢雄偉，吹得樹葉嘩嘩啦啦響，濤聲此起彼落。

在看不到海的地方，使人油然地想起海，這真是奇妙的時刻。海是浩瀚的，當浪潮起時，一陣又一陣連綿不斷的波濤，擊岸而來，發出嘩嘩的聲音，使人對海無比的生命力肅然起敬。而聲聲的樹濤，也似浪濤般，使人感覺到這片維持了祖國無數人生計的橡樹是多麼地充滿着生命的朝氣。

林濤，令人遐想。

通常，年尾的十二月到年初的正月，是濤聲頻繁的季節，原來，這個時節北風吹起，又浩蕩又日夜不停息。

北風，越過寒冷的北國，把霜冷的餘威也帶來。它來時，照例使人覺得夜晚格外寒凜。這還不夠，它又越過曠野，穿過樹叢；片片擠在一起的樹葉，彷彿禦不過冷凜，都嘶嘶沙沙地呻吟了起來。

或許，這是過於悲觀的想法。在風吹雨淋日曬中長大的綠葉，可能是對這豪壯的來客發出歡呼呢！嘩啦嘩啦。

不管如何，濤聲是夠激發人的情懷的！一陣沙沙響起，一陣冷意襲來，常有萬馬奔馳在我的腦海，也常有千軍在我想像中出征。

一年中，除了北風吹起的季節，難得一連幾個晚上都聽到濤聲。所以，從經驗裏，今年的聽濤季過去了，等到連綿不絕的林濤再次在耳鼓裏起伏時，又已是另一個年頭了。光陰催人老，林濤聲中，輕數失落的歲月，叫人倍覺感傷。

林濤響起，一年將盡；熱鬧的濤聲過後，往往橡樹落葉季便尾隨而來。這時刻，樹葉夜夜嘩吵，說它們把僅有的生命獻給狂歡嘛，可以；說它們夜夜爲了僅存的短暫生命悲歌嘛，也無不可。反正，人葉之間不能交語，只能會意，而誰能真正從風濤中領會橡葉的心意呢？一年中總有許多日子是屬於感情波動的時刻，濤聲起時，往往心也不能安定。青灯下，有多少個美麗的夜晚消逝在虛無中？想想這個蒼白的青春，不禁悲隨濤起。那喧鬧的聲音，彷彿在我耳畔絮語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人生的海比長江不知大

了多少倍，但時間的巨浪依然把無數的人淘盡；悽楚的濤聲，你可是在控訴？或是對人發出警告？

生平難得近海，我愛把林濤當海濤，把萬頃的葉比着碧海。當海沸騰起來時，氣象萬千；當葉的海在此風裏汹涌時，我思潮的曠野展延出去的是一片浩繁的古今，是許多征者的號吟，也是許多悲歡離合的紛紛落下……

窗外的林濤汹涌，今夜，展開在眼簾的是岳武穆的「滿江紅」，字字是有血肉的靈精，在人的思緒裏起伏。雄壯的濤聲，雄偉的征者；人生苦短，但悲又何益？「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一夜林濤，真夠引人遐想。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

雨

雨有滋潤人心，使人精神暢爽的作用：自小，我就不是——一個對雨有過多反感的人，主要便在於雨所帶來的那一份清涼。

生活在這個蕉風椰雨的熱帶，雨並不是罕見的東西，一堆污雲集在空中，一陣風吹起，往往，都能釀製成一場雨的降下。

豪雨後，細雨霏霏，天氣轉涼。在輕風陣陣裏，我會把許多珍貴的時刻消磨在郊野裏，和大自然同醉。

我愛觀雨景，也嚮往雨後，而我也喜歡細雨還紛紛飄下的時刻，漫步大自然的懷抱。

小時候，天真無邪，也頑皮不羈。幾個小孩子在一起，便能玩得天翻地覆。我們常常喜歡在雨季的日子裏摺紙船，放到後院的小溝渠裏去。紙船流着，流走了我們的歡笑。我們也喜歡在雨後到田裏摸魚，讓身軀被絲絲洒下的細雨淋冷了，讓小小的心靈被快樂流遍了。

長大後，被雨淋的機會是很多的：有時是迫不得已的。黃昏放學時適逢下雨，趕程時忘記帶傘……往往，都得冒雨行，被雨淋。

這樣被雨淋，誠然沒趣；特別是雨淋過後，不幸又染上傷風感冒，更是叫人皺眉喊衰。

但是，有許多在生活線上掙扎的人，爲了微薄的三餐，却往往無不被雨淋的。

風雨歸舟，雖然使人興奮，但在浪濤中被風吹雨打的漁夫，畢竟是有苦說不出的。大清早便起來到園坵割膠的工人，有時遇到不期而降的大雨，不但要被淋濕滿身，而且辛辛苦苦割出來的膠汁可能也收不成，白白費了血汗，怎不叫人痛惜！

有一次黃昏，我外出遇雨，只好在一家亞答屋簷下避雨。大雨連綿，冷風吹拂，濛濛的一片。樹上的枝葉被風雨打得左右搖擺。這時，我對面的路上，一輛古老的牛車慢慢地出現。兩隻被雨淋得濕透的老牛，在那位印籍車夫的藤鞭下，遲緩而行。車上堆滿了捆捆砍好了的木柴。當這牛車在我眼前行過時，朦朧中，我彷彿看得出那車夫的焦慮，我也彷彿體驗到那兩隻牛沉重的負擔……這是一幅活生生的畫面，雨中的征程，生活的無情，深深地使人感慨及冥想。

我也曾在風雨裏登上渡輪，自己歸心似箭，似無意於輪外濛濛的景緻，不過，我却被隻隻在風雨裏來回飛旋穿插的海燕吸引住了。牠們張着翅膀，剪刀似的尾巴，在海面上自由翱翔，彷彿與風雨搏鬥，也彷彿欲剪去週身的寒冷。一陣激動，我也真想像牠們一樣，飛翔出去，嘗受風雨的煎熬。

我畢竟對雨帶有幾分感情，觀雨賞雨，乃我天性所好，而我更喜歡漫步微雨裏的曠野。大自然的碧綠蒼翠，本已夠陶冶人心，而大雨後，微雨中，清風絲絲，讓紛紛的雨絲多情地

撲面而來，雖覺冷，却有冷中的清爽。這時，被雨沖洗過的草木，雨露點點，倍覺翠綠可愛，或許，天邊有虹，斜陽片片；或許，潭中有蛙噪，清晰迴旋……此情此景，夠人遐想。這是我愛雨後漫步的原因。

雨，能驅除空氣的煩燥，給人清醒。久旱不雨，誰能不希望雨雲在空中堆集起來，然後一陣風吹起，接着沙沙地降下一場甘露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雨，能驅除空氣的煩燥，給人清醒。久旱不雨，誰能不希望雨雲在空中堆集起來，然後一陣風吹起，接着沙沙地降下一場甘露來。

燈

現在的繁華鬧市，靠了電流的恩賜，每到夜裏，便五光十彩，遠近生輝，成了不夜之城。可是，住在偏僻的鄉村裏，每夜靠點煤油灯熬過日子的，還是大有人在。

十多年前，自己所住的這個鄉村剛剛開發，三幾個住家，日以耕種爲生，到了夜裏，大家躲到茅屋裏，整個村子便浸在黑暗裏以及嘹亮的虫豕鳴叫聲中。每間屋子裏一兩盞火燄閃閃的煤油灯，便成爲唯一驅逐黑暗的工具。

煤油灯有多種，最簡單的只是一個可裝油的鐵罐，上面凸出一個夾着灯心草的小頸，晚上點上了火時，火舌就會隨着輕風的吹拂而波動，搖晃着，照亮房子可以，但如果要藉着它的燈光來看書寫字，就會覺得相當吃力；它所發出來的微弱及震盪的光芒，對視覺是一種很大的折磨。另一種煤油灯則是用玻璃罐裝油，且有灯罩之設。這種燈比前一種好得多了，而且風起之時，火舌的搖晃程度也較小。不過，在它火紅但弱小的灯光裏看書，仍然是有損於眼睛的。

小孩子最怕黑暗。在當時，雖然屋外的黯淡荒涼使自己舉步不前，但在屋子裏，一兩盞煤油燈亮着，自己却有許多安全感。通常，到了晚上我們便會把門關了起來，除非是母親

還在外面趕着煮豬飼料。在屋裏，伴着孤燈，真正嘗到的是鄉村恬靜樸實的生活。

年紀稍大，被送進孔子門受教育後，夜晚便增加了溫習功課的負擔。家裏只有一張桌子，吃飯時用它，母親燙衣服時用它。當然，我做功課時也必須用它。一盞煤油燈放在桌前，一本書攤開來，或許是受了父母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勸導影響，那一段日子，也不覺得在搖曳燈光前讀書的辛苦，只一心要把書背熟來，把字寫好來，以免在校裏受到先生打手心。

煤油燈光雖然微弱，當時它對我們却是受用不淺。我們都有晚上睡覺也點煤油燈的習慣，只是把它的火舌放小一點罷了。到了早上，一覺醒來，母親又會帶着煤油燈到田裏去拔菜。村裏的幾個莊稼漢，晨起收割蔬菜，都是手中帶把小燈，遠遠近近，幾點如螢之光在舞動，却有另一番情調。

等到村裏的居民增加，有人點起大光燈，自己家裏也跟着買了一盞時，那已是七八年後的事了；七八年之中，與煤油燈為伴，沒想竟弄壞了自己的眼睛，造成自己成爲一個近視的四眼佬。家裏有了大光燈的設備後，到了晚上，整間屋子大放光明，跟從前真是大大不同。大光燈的火力強大，但它却有火力隨着時間的增長而轉弱的缺點，因此，如果要讀書至深夜，則非半途給它加夠「馬力」不可。不過，有了大光燈，整間屋子如置於白晝之中，給人無限暢爽的感覺。

近年來，由於村民增多的需求，政府已把電流供給到村裏。夜裏，大家把電鈕一按，屋裏便亮了起來，把黑暗驅逐到遠遠的地方，多麼方便，這真是科學給人類的恩賜。在電燈下展卷，當年在煤油燈前讀書的往事又歷歷在眼前，使人回味無窮。

從煤油燈到電燈，這莊村是在不停地向前邁進中，可是，想起自己，歲月徒增，雙手却還是空空的，能不輕嘆幾聲？

（一九七一年一月七日）



雲

風吹起的時候，雲朵飄飄，似匆匆，又似閒散，它們究竟飄將向何方呢？

這或許是一個沒有人敢肯定答案的問題吧！

每一天，雲飄過來了，雲又飄去了。它們總在莫測的變化中，使人時刻抬頭，都會覺得氣象萬千。

它們輕盈地來，像一片飄浮空間的蒲公英。它們像穿在白衣使者身上的裙裾，那麼潔白，給人無限的美感。它們也像棉花，一堆又一堆地被疊了起來。它們更似綿羊身上的毛，如果能摘了下來穿在身上，一定給人無限的溫暖。

白雲的出現，象徵着晴朗的日子。陽光，使人聯想到充沛的生命力。只在溫暖的太陽光綫下，萬物才能得到滋潤而成長。就在這些日子裏！蔚藍的天空，時而幾朵白雲，在移動，在變幻……

廣袤的草原上，三兩牧童，趕着羊羣；天上，浩瀚的藍裏，積滿點點堆堆的雲，探視着大地。

我愛白雲。記得那些只知日子充滿花香不知世界黑暗的童稚年代，每一天的日子都消磨

在田野裏。這裏，千萬種花草植物。足夠供給你不盡的玩樂花樣：溪裏，潺潺的流水聲，晶瑩的碎石，如被濾過的清水……使小小的心靈也細巧起來。還有，溪畔那些草地，那些可以在倦遊時躺下來的草地，從地面望向天庭，正好探視那些飄來飄去的雲朵。那些多姿的日子，而今，也隨着時間的雲朵飛過去了。

在田裏勞作的日子，常常會在倦意之後，躺在那幾棵大樹之下，眺望遠景，仰望天雲。它們都靜靜地存在沒有爭紛的世界裏，我起伏的心會一再干擾自己：因為日子對我並不會美滿呵。可是，當我觸及那些雲朵，我肅然起敬了：它們沒有喧嘩，爭紛，只是平靜地飄來飄去，閒哉悠哉。做人，有時不是也該把世間的事看淡些嗎？對於難題，實應以一顆靜如水，悠悠如雲的心去應付之。

人每天都在生活的囹圄中掙扎。當心煩意亂時，偶而能仰頭看天，望雲，使鬱集的情緒被飄散開來，讓心兒開朗。這或許是該被鼓勵的一種做人哲學吧！至少，常望雲想雲而胸襟開朗的人有福了。

霞也是雲的一種。在太陽東昇或西沉時，那些染在天邊的霞紅，不是曾經激起詩人無數的情思，從而產生許多綺旎的詩篇嗎？我常常想：自己雖不能生活在詩的天地裏，但那片原野，那滿天的雲霞，却增添人的思緒，淨化人的心，我不是也可以培養一顆更純潔的心嗎？

純潔的雲，純潔的心靈，你且永遠留下來吧。

我最怕見雨季裏的烏雲的了。當天空以哭喪的臉呈現給大地，黑雲是它的標誌。當風起時，那些又黑又重的雲，在天空的位置越來越低了，最後一陣雷鬧，終於幻雨而來，而後，低沉的烏雲彷彿是被髹的漆，黏在天壁上，洗脫不掉。於是，天總是苦苦泣泣，大地總在陰冷之中。於是，工人的工作被迫暫停，農夫呆在家裏苦悶，漁夫出不了海……那是多麼痛苦的一段日子。我怕見烏雲，我怕呆在家裏看着米缸越來越空。低沉的烏雲，給人的聯想是張張愁臉，許多不幸。啊，烏雲呵，你且飄開吧！

風起時，總會有雲飄。走遍天涯，它們察探了世界每個角落的民情風俗，但它們始終沉默，始終悠忽地來，悠忽地去。

朵朵的白雲，飄向何方呢？去我的故鄉？去那些人們生活得純潔的土地？……我不知道。可是，我真願像白雲，靜靜來靜靜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四日）

對燭

一場狂風大雨之後，今晚的電流竟停供了，如此一來，使到整個家變成了暗室；如果不是時找到幾枝蠟燭的話，真是再也不能與光明爲伴，見不到天日了。

點起了蠟燭，黑暗被驅除了；雖然，它的光不及電燈的亮，它也沒有電燈那樣給人舒服的感覺，但是，它的一丁點兒微弱的光，已足以把圍籠了整間屋子的黑暗驅得遠遠，使我們重見「天日」，重獲光明。

光明，是相當可貴的，可是，在沒有失去它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沒有了它時的可怕。自己不是瞎子，往往不能了解瞎子的可悲，等到有一天自己不幸瞎了，就會知道：光明呵，就是一點點的也是最寶貴的！今晚剛好沒有電流，頓時感到諸多不便，才更進一步了解到電流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也才更進一步了解到失去光明的痛苦與不幸——因此，我想起了瞎子。

在平時，除了過年過節，長輩們燒香點燭祭拜神靈外，似乎沒有人會再點起燭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反正，白天是用不到火的；晚上嘛，只要電扭一按，那怕黑夜的惡魔不逃得天天！蠟燭嗎，根本就派不上用場，所以誰會去多想一下它呢？但今晚，電流沒有了，電燈失去它的作用了之後，我們却無端端地想起蠟燭，找出了它，擦一根火柴，把它點

上，整個暗室又回復原先的光明——當然，是稍微暗了些，但光明仍不失去呀！蠟燭的「用場」居然也還存在。

蠟燭，就是這樣的東西，在沒有用到它時，我們不會去想它；在需要用到它時，我們就會去想它、用它了，而它所負起的任務，也仍然是重要的！蠟燭的可貴，就在這裏。

其實，很多東西，也是像蠟燭一樣，平時看它一無所用，等到真正要用它時，才知道它的重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學問。平日我們讀書，覺得無關緊要，等到真正要用到某一門學問時，我們就會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

觀看蠟燭，我又發覺到了另一個事實，就是：它爲了供給人類光明，就不惜犧牲小我。爲了一點微弱的光，可以暫時把黑暗驅之一隅，它的燃燒自己，付出自己的整個生命。這和一些雄才大略之士，爲了理想，不惜付出自己整個生命去奮鬥，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想不到，這些已不適時宜的蠟燭，仍能在適當的時候，奉獻自己的力量，交出整個生命，爲人類服務，把黑暗驅除，真是難能可貴了！

對着燭，我不禁要向它致深深的敬禮。

對着燭，我想起，一個人如能珍惜自己，有果敢的精神，不管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是怎樣不受到重視，但他仍然是能貢獻出自己的特長的！

今日世界，電流的貢獻實在太偉大了，但在適當的時候，蠟燭仍然不會失去爲人類服務

的機會。我想：如果我們活着，不能像電流一樣，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事業，那麼，我們不妨做一做蠟燭吧！這才不辜負了自己的存在。

(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八日夜)



兩對日月

雨後的月色

中午時刻，下了一場很豪爽的雨。到了傍晚時候，還有點點滴滴；誰知道到了晚上，却又清風送爽；月亮突破雲重，把它那柔得像綿花一般的光芒照了下來，照亮了村中的每一個角落。

今夜是農曆十六，月亮也和十五夜一般的圓。因為是雨後，夜涼如水，蟲鳴處處，處身其間，似乎覺得比往常有月亮的十五或十六來得幽美、可愛。

一年中，雖能碰到幾次滿月，但可愛的程度却是不相同的。有時縱然是明月，但因工作纏身，又那有閒情去享受這片大地的賜予呢？於是，就錯過了機會。有時候，縱然是可愛的滿月的夜，但因心情不佳，可愛的也變成不可愛的了！像今夜，如果不是下午的一陣雨，相信這幅如畫的夜色又會有另外的一種情調。

我披了外衫，漫步在田墟小徑裏。月光下，孤零零的一個人，好似倦旅了却無處歸的吉普賽人，——想起了這，自己也有了一份淒清的感覺了。

月光像少女纖柔的細手，像軟綿得可愛多姿的柳絲，又像皓白的輕紗輕輕的罩了下來，罩得這個小村落頓然如世外桃源般的可愛。

下午時滿天密佈的雨雲，經過了剛才一陣雨的洗刷，此刻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可是，月光雖然不像是從雲層裏照出來，它却像透過濛濛的霧氣。在天空與大地之間，環繞着整個村落的，却是一層濛濛的霧靄，輕輕的飄着，飛舞着，使整個大地有一種朦朧的美感。月光像噴泉般灑了下來，穿過霧靄，使它更生顏色。這一切，都是一種靜的「動作」。——其實，是看不出「動作」的「動作」。大地是濕潤潤的，幾處低窪地方，都漲着積水；有氣無力似的月光投射下來，投在這些水窪上面，更投上水流湲湲的小溝裏及池沼裏，然後又從這水面上反映出來，光輝四射，雖不耀眼，却堪稱得上燦爛。

村莊人們是早睡的。此刻，時間不過十時左右，大部份住家的大門都已關上，電燈也關了。我想：如果一個人一就寢或就寢不久便會有夢的話，那麼，他們此刻不難會有個好夢吧！就說無夢，有個舒適的酣眠也是理所當然的。常聽人說，雨夜好眠；但我却有個觀感：像此刻這樣夜涼似水的月夜，也未曾不好眠呀！但我却沒有睡意；我走在田墟小徑上。這種夜踱的情趣，很久已沒有享受過了！今日假期，難得有如此詩情畫意的月夜，我丟開一切煩念。陶醉在這片雨後的月夜懷抱裏，也堪稱得是偷得浮生半「夜」閒了！

田徑裏泥濘得很，走在上面，那種感覺很不好受。好在我從小和泥土在一起，在泥土的懷抱裏長大，對這一切已很親切，不會耿耿於懷。堆堆的草叢裏，葉面上，儘集滿了露珠。——剛下過雨，應該是水珠才是，但點點晶瑩，實和每日早晨所見的露珠沒有兩樣。口頭上

說慣了，姑且喚着露珠吧！——露珠這小靈精，儘爭着要在月光下閃閃發亮。

田園裏的菜棵，在月光下，挺直了身子，展開片片潤綠飽滿的葉子，象徵着生命裏的無限活力。我想：這該感激雨水的賜予。這一生中，如果有可能，我真願自己也幻成雨水，灑落在那些感情麻木，靈魂乾涸的人的心上，滋潤他們的生命，使他們重新振作起來，發出生命的光芒；像這一刻，雨後月光下的各種草木一樣。

小昆蟲也似乎不甘寂寞，在草叢裏奏起了牠們的無題曲，彷彿是對這片大地有了禮讚。遠遠近近的，偶然也有幾陣蛙鳴，增添熱鬧。但我最陶醉的，還是那絲絲的涼風，撲面吹來，吹開了我的心花，吻落了我鬱積心頭的煩悶。這種多情的風，不會太涼也不會太熱，恰到好处。我不禁要禮讚神妙的造物者了！

忽然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來，覺得自己這裏雖然沒有荷塘，但月色却不缺少。看看天，雲靄較先前更皓潔，霧氣却更重了；月亮，已快移到中天來了。

月明之夜

無星無月的夜，真有點陰沉沉。村夜的靜謐，只有配合以星光月華，才會顯得格外嫵媚動人。

沒有一個滿地月色的夜晚是不受人歡迎的。雖然，一年難得幾次圓月夜。

是的，一年之中，能有幾次圓月夜呢？這一次看到一輪圓月高掛長空，下一次再看到時，已是另一個月了；有時遇到天氣不好，兩三個月難得見到真正的月圓都是可能的事。

就因為月圓的難見，它給人的吸引力似乎就更大。

每一次月圓，鄰里的孩子們總會歡天喜地，大家集合起來，蹦蹦跳跳，各種遊戲的花樣也想得出。於是，笑聲啦，喊聲啦……滲雜成一片，從村裏的黃泥路上傳到了每個角落，劃破了平日的寂靜，填添了無限的熱鬧。

在平日，這些鄉野長大的孩子總得跟隨父母做做工，難得有機會集合在一起胡鬧。頑皮本是兒童的天性，但在生活的磨練中，他們的本性却無法充份地發揮。這是足以使人產生一種難言的感憾的。

平日既少遊玩，黑沉沉的夜裏也不適合於嬉戲，於是，月明之夜，就成了絕妙的時刻。

身爲父母親的，也樂得讓他們去活潑活潑一下身心。雖然這些孩子不會被囚，但他們一遊玩起來就真的像出了籠的小鳥；從高昂的歡聲笑語中，便可知他們歡樂的一般。

是月明之夜，把歡樂從小孩子們的心中帶到這個村子裏來。

在村頭村尾，也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閒哉悠哉。

披着滿身的月光，在小徑上漫步，迎面的清風把往事也吹了過來。冥思遐想中，那許多失去的日子就像瑩瑩的月光，雖然美麗，雖然扣人心弦，引人讚賞，但畢竟一眨眼就成了過去。當第二天晨鷄叫曉太陽露面時，柔美的月光還能再留下來嗎？

亮瑩瑩的月華裏，往事如煙。我尋夢，追夢也探夢。

鄉下人最重視過年過節。每一年，大家都盼望中秋節的月會圓，不然的話，真有點掃興。只有在月圓月滿的中秋夜，祭月拜月思月才別有一番滋味。

幾年來中秋夜的月都常因雨或壞天氣而被烏雲遮避，拜月的興趣就減了一大半，迷信者認爲這是時代不景氣的徵兆。迷信雖不可信！但幾年來世界不景氣倒不是假話。盼望又等待，今年的中秋月却是又圓大又皓亮。村中大大小小見了，無不歡天喜地；提着燈籠來回遊行的孩子還唱着歌呢！

中秋的月雖圓且亮，但今年剛好父親有事，離家外出，沒有與我們在一起欣賞這皎潔的月夜。所謂月圓人不圓，大家都感到少了些什麼，倍增懷念之情。

望月思人，古今皆然。望着皓白的月，想起人情世故，想起時事，都道月宮雖好，但人海不常寧，世事多爭紛，實在引人感傷。

今夜又月明，在兒童的歡樂聲中，我的思緒在整片月光裏奔馳。匆匆在燈光下掇拾二兩則不知該是喜還是悲的事，再抬頭望月，它已昇到蒼茫的正中了。月光雖皎美，但時間不待人，我低能的筆，再能掇拾些什麼呢？

（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



制

蛙鳴

生活在農村地方，常常可以聽到蛙鳴。——只要一陣風雨過後，這些水陸兩棲動物，便自然而然的給大自然的母親貢獻一連串優美的旋律。

我因爲是大自然的孩子，所以對於蛙鳴，實在是再親切不過的了！從小到大，風風雨雨的十多年，經歷雖不多，但對農村生涯的苦樂辛酸，却體驗不少。生活並不是一條平坦的路。這些歲月裏來，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心情之下聽到蛙鳴，聽着蛙鳴，而感受之多，也絕非這枝秃筆所能描盡的！

什麼時候聽到第一次蛙鳴，那已不是記憶所能確實告訴我的：只知道那是很小的時候。據父母親說，我本週生在都城裏，後來在我剛會呀呀學語時便搬到這鄉村來，或許，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漸漸熟習於鄉村玩泥沙的生活，和熟習於陣陣此起彼落的蛙鳴。

實在講，當時我是不喜歡蛙鳴的。——與其說不喜歡，不如說不喜歡中又參與了幾分的恐懼。那時候，我所住的這個鄉村，只有四五家人，是極度偏僻的一個地方，一到夜裏，萬籟俱靜，除了炎熱夜晚能聽到蟲鳴外，便是落雨的夜晚所聽到悽悽慘慘的蛙鳴。我說「悽悽慘慘」，並非誇大。在這本就僻靜的鄉村裏，在一個尚未懂事的小孩子的感覺中，寒風呼呼

「啾啾啾」的蛙鳴連綿不絕，這不是絕頂淒楚的事嗎？小孩子最怕黑夜，特別是這種鄉村之夜，四週暗淡一片，又來這種「怪聲」，倍增恐懼之感。特別是當時聽了一些鬼怪故事，小小心靈便隨之要疑這疑那，老是要想到神怪這種可怕的東西。於是，我怕聽蛙鳴，也不願聽蛙鳴。而蛙鳴，在這風調雨順的南國氣候裏，只要一陣豪雨過後，便會出現。

我當然不知道那是蛙鳴。至到有一天，母親告訴我這是青蛙的鳴唱之後，我却以懷疑的眼光看着她：

「蛙鳴為什麼會這樣可怕的？」

「鄉村地方，蛙鳴是平常的事，有什麼可怕的？」母親安慰我道。但不知是否有鬼作怪，我就只是害怕。

記得很多個落雨的夜晚，我聽着蛙鳴，感到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湧上心頭，躺在床上，用被單把整個頭及身體都包住了，閉上眼睛，沉沉入睡，以為可怕的怪物就不會出現了，或者可怕的事就不會發生了。

未知是否這種做法靈驗，但實在的，我所一直担心的鬼怪卻不會出現。

後來，漸漸長大了，對蛙鳴的恐懼也就自然而然的消除了。不但消除，後來還跟了鄰居的兄長們一同去捉「田雞」呢！雖然我往往不敢動手去捉牠們，但，看到那一隻隻的大青蛙被活活捉來的情形，也是怪有趣的。

據說鄉村地方的孩子，思想上比較容易成熟。未知是否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這必是他們較早接觸生活的緣故。只是五六歲的孩子，我已經懂得下田幫父母拔草，除蟲的工作，等到我九歲入學時，自己已是一個會幻想，會沉思，會憂鬱的小孩子了，這種性格的練成，來自生活，也來自父母親多次的嘆息與愁眉苦臉中。

我記得，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裏，父母忙於勞作，根本就把各種悲哀置之腦後。可是，一到雨季，不是整天細雨霏霏，就是園地潮濕，不適合於工作。這段日子較為清閒；但清閒的結果，並不帶來興奮，相反的，對每天都得在土地上消耗青春的農家兒女，却只徒增憂鬱。雨季裏，工作困難，農作物的收成也大受影響。於是，大家都不免要愁眉苦臉了。這時候，傳來了連綿的蛙鳴，有如在合奏無數的悲哀遊行曲，不能不叫人「心寒」三分。

特別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那情景更慘！這種情形，我一生中也經歷過幾次了；那種悲哀，並不是文字所能寫出的。蛙鳴呵蛙鳴，我曾希望它能為我們窮人消愁，但欲解愁愁更愁！那是更大的悲哀！

一幅窮人困苦生活的寫照，在雨夜蛙鳴的時刻更充分的表現出來了。

忘記了那一年，我家的附近搬來了一個老伯伯。他年紀雖老，工作却很勤勉。我們身為小孩子的，都很喜歡接近他，因為他常會在月明星稀的時刻講一些古古怪怪的故事，怪吸引人的。我們小孩子們都喜歡他。可是，很奇怪，在雨落蛙鳴的時刻找上了他，他却不說故事

了；滿臉愁容，有意無意間常會哀聲嘆息……我們見了，也有一種莫名的感覺。

莫非他也和父親一樣，悲哀這個不能勞作的雨季？

莫非他有難隱的創傷？

後來，我們才從長輩們的口裏，得知他本有一個很美的家，但在日寇侵佔星馬時，他的妻兒，却在一個蛙鳴聲聲的夜晚裏，慘死在日本兵的刀刃之下。他雖幸得逃命，四處流浪，後來定居在這個靜僻的村莊，但他的記憶並不美好。……驟然間，我領悟了，在這蛙鳴處處的時刻，他必是無限的惦懷起他那抹不去的沉痛記憶。

年齡稍長，讀了幾年書，漸懂事故了，聽到蛙鳴，就對勞作的一羣起了無限的敬愛；想起他們的困苦，就無限的同情。

如果有一天，出勞力，流血汗的一羣都不再受苦，這將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呵！那時的蛙鳴也將不在奏着悲哀之曲，而以悅耳之音代之，多美呵！

然而，這會否只是幻想呢？

窗外沙沙細雨中，又傳來了遠遠近近的蛙鳴，蛙鳴，它撥開了我感情的野馬。啊！可能今夜我要失眠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四日）

魅影

怕鬼怪是小孩子的心理，生長在鄉村地方，這種心理更容易養成。

在最遙遠的記憶裏，一間茅草蓋成的陋屋，住着母親和我以及妹妹三人。茅屋前一塊小小的芭地，靠母親每天辛苦地耕耘才種了幾樣可以換錢糊口的蔬菜。這是個荒涼偏僻的鄉村。村裏只有幾間遠遠分開的住家。於是，當夜晚到來時，四週暗淡的一片，徒然給人一種恐怖之感，特別是在妹妹和我兩個幼小孩子的心靈裏。

屋裏點着菜油燈，火舌隨風搖幌。冷冷清清中，從屋裏那道狹小的門可望到天空裏顆顆閃爍的星星。野外有虫的怪叫聲，屋外養着豬和雞，但除非有母親作伴，我和妹妹是不敢從屋子裏跑到黑黝黝的屋外去的，不爲了什麼，只因爲害怕。

「媽，外面會有鬼嗎？」我曾以希冀的口吻問着母親。

「只要你們不學乖，鬼就會來。」母親家務重多，常忙得透不過氣來，難怪一直這樣地騙着我和妹妹，要我們學好。

母親的話實在有作用：我們不但晚上不敢胡來，就是白天也規規矩矩地在家以及附近一帶玩些泥沙過日。在我的想像中，自己一學壞，鬼怪的影子就會出現：長頭髮，長舌頭，長

指甲………………一撲過來就會把整個人擒了過去。啊！實在太可怕了！

我們很少見到父親。原來當時他好賭，而且一沉迷上賭館就是去到三更半夜也不會回來。入夜時分，母親曾多次把我們留在屋內，而親身前往城裡催叫父親歸來。這時，屋裏再沒有什麼大人，那是最可怕的了。母親出去時，總叮囑我們不可跑到屋外去，其實，她不說，我們也不敢出去。尤有進者，我們會把那扇大門關了起來。在屋裏，想這想那，聽到外面一點兒聲息也會心兒砰砰跳，特別是刮起風濤的夜晚。有時候，等得夜了，心頭一陣駭怕，就會爬到床上去，用被單蓋住臉，企圖擺脫魅影的糾纏。

這樣，小孩子的心靈便被一層陰影籠罩着。

有一次，也是夜裏，家裏闖進了一個持刀的陌生人。我們嚇得魂不附體。他不知向母親說了些什麼話，便四處搜索，把家裏的衣物丟了滿地，最後把母親的一些儲蓄拿了跑走。等人跑遠了，母親才喊賊，但已無濟於事啦：這麼大的一個村莊裏，只住着幾個莊稼漢，能做些什麼呢？

我第一次聽見母親不停地嘆息：「真是見鬼！」

「見鬼？」我心中一陣疑惑。

此事過了一段時期，村裏又來了幾個年輕的陌生人。到了夜裏，他們便會到別人的家裡

去，賴着非拿到錢不走，說是什麼這一帶荒涼，爲了安全起見，得收什麼「保護費」。他們每月都會來一兩次，母親真是不勝其擾，每次在無可奈何之下給了錢，總是愁容滿面，有時甚至掉下了眼淚。

「他們都是吸血鬼！」母親這樣地告訴我。

「鬼？」我小小的心靈又是一陣驚奇。「鬼不是長髮披肩，紅舌掛在嘴外，見人就捉的嗎？」

「傻瓜」世間哪有這種鬼？真正能夠殺人的鬼就是人本身！」

我雖然聽得一知半解，但心裏却像除掉了一塊石頭似的：魅影沒有了；但是，我却對「人」這東西開始起了懷疑。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三日）

夜路

一兩年前，由於工作關係，我有很深刻的夜行村野的經驗。

我每次出門，總是以鐵馬代步，來匆匆，去匆匆；縱然如此，我却不曾冷淡了夜色，走馬看花並不會使我對這村野夜路感到陌生。

在抵達村裏較寬濶的黃泥大道時，我夜夜必須從一條羊腸小徑經過。曲折的路橫躺在橡林裏，無月無星的夜裏，有點陰森森的。但過了這個橡林，便是住宅區，再過去，就是華麗的城市了。

我每夜都到這城市裏去給幾個孩子補習。去時太陽剛下西山，回來時雖不致於深夜，但也已夜闌了。

從有燈有火修飾得光明燦爛的城市踏進這村野的路時，在眼眸展現的突然是一片黑。我彷彿從最繁華回到了最簡陋，從最深的夢裏回到了現實裏來。儘管許多人詛咒城市的生活，但這不夜之城，從外表看來，畢竟是美好的；同樣的，儘管有人嚮往村野閒哉悠哉的生涯，但對於不習慣於此種夜路的人，它畢竟給人帶來多少蒼涼與恐懼之感。

不過，如果說我就是這樣一個害怕行夜路的人，那倒不確實。我到底是鄉村長大的，對

於這裏的一切，都再親切不過。雖然，開始時有點不習慣，但久了之後，便什麼都熟悉了；就是閉起眼睛，我也知道路在那裏轉彎，在那個地方要小心樹根。我每夜在村間路上來來往往，就好像農夫每天下田一樣，只覺得是一種生活程序。

我的補習學生，有時天真地問我：「你走這樣黑的路回去，不害怕嗎？」

我想起生活，只有笑笑。「有什麼可怕的呢！有些無家可歸的人，在墳墓上過夜，也不覺得害怕呀！」

他把舌頭伸了出來；「要是我，早就沒膽了！」

「那是因爲你不習慣。」

這樣，就爲了那區區的幾十塊錢，我和夜路結了不解之緣。補習完畢，想起家裏有整堆的功課待做，我只有開足「馬力」，不敢在路上多逗留。有時有點疲憊，打着呵欠踏進鄉間路來，迎面撲來陣陣清風，頓覺無限暢快；我便有意無意地踏慢了下來，想儘量享受一下這片刻難得的清流，振作精神。最美好的時刻是皓月當空之際，月光像水一般地瀉下來，透過樹梢，給路面投下斑斑倒影，如詩似畫。我在林間的路上川行，彷彿是匆匆的過客，我只歎無暇消受這林間月光，也不禁低低地爲都城裏生活枯燥的一羣感到遺憾。

最令人討厭的時刻，是雨季。當風雨瀟瀟，大地低泣的時刻，走在這泥濘的夜路上，或持雨傘，或穿雨衣，不但行動困難與不便，而且有身心蒼涼之感。那就像一個命運多舛者，

在崎嶇的路上蹣跚而行。

走夜路的人，當然不只我一個。有些濫賭之士，沈醉賭館至三更半夜而歸；有些青年，因夜出看電影，也只有走夜路。在我記憶中，幾個月明星稀之夜，家父曾陪同村裏一些兄嫂伯叔，帶了我們幾個小孩子，成羣結隊，談談笑笑地到城裏去看舞台戲，那種在夜路上行走的情形，是最具生趣和使人永遠嚮往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

童年。螢火

童年。螢火

晴朗的日子裏，白天炎熱，到了晚上，偶然會悶得無聊。最好的解悶方法不外是到田壩間散散心，讓微風掀開胸懷的舒暢，讓滿天星斗舖到幻想的腦海裏……

今晚在小徑上踱步，心像是淙淙的流水，迴旋着低低的旋律。忽然有一兩隻螢火蟲在眼前飛舞，翩翩姿態，激發起人的思緒。

我彷彿回到童年的懷抱。是六月的大熱天吧，晚餐後父母總會搬了長板凳，到屋前的空地上和鄰里的伯叔們聊天。他們談些什麼三國，這不是我們小孩子所能了解的。我和妹妹却喜歡奔奔跳跳，看看有什麼適合我們口味的東西。我們常帶了小木棍，聽到那一個草堆的蟲鳴熱鬧而響亮便去敲弄它，使蟲鳴忽然中止；我們小小的心靈便得到了勝利的安慰。我們也曾經捉過最會吵鬧的蟬，用繩子繫住牠，然後玩弄牠發出雄壯的聲響。總之，夏夜是我們的天下，大自然有奇特的花草叢木，我們也有取樂的花樣。

第一次見到螢火蟲，我們真像童話裏的孩童見到了小天使。記得那螢火蟲是在田園裏閃爍翩跹的，我和妹妹却爲了好奇，隨着它跑上跑下，企圖抓住牠；但牠却那般的輕巧敏捷，道要捉它談何容易呢！我們失望地回來，父母親把這昆蟲的名字告訴我們，我們念念有詞，道

：「螢火蟲，下一回我們一定要把你們捉住！」

以後我們確也捉到了幾回螢火蟲，裝在玻璃小罐裏，置於暗處，看他微弱的光竟能把部份黑暗驅走，也真是奇妙！父親見我們對着這小小的昆蟲看得啞口無言，便把我們拉到他面前去，問我們道：「你們能說說螢火蟲的好處嗎？」

「牠很好看！」我笨拙地說。妹妹也隨口道：「牠很像天上掉下來的星星。」我們都太天真了。父親笑笑：「你們不是很愛聽故事呢？關於螢火蟲，也有一個小小的故事。」在我們「愛，愛」聲中，父親告訴了我們車胤苦讀的事。

原來，晉朝南平地方，住有一個貧窮的讀書人車胤，他不因家貧而氣餒，反而加倍努力，不但白天勤習，夜晚也不放過求學的機會，但是，他却没有錢買油燈，使他又苦悶又着急。他因為不要荒費光陰，只好尋求補救的方法。有一晚，他見到一羣螢火蟲飛來飛去，一個念頭忽然飛進他的腦海裏；爲什麼不把牠們抓進布袋裏，利用牠們所發出的光來讀書呢？以後，他每晚都在螢火蟲的光下讀書，這樣日以繼夜的發奮，他終於成了一個學問家。

「車胤是個好孩子，你們要不要學習他呢？」講完了故事，父親問。我急忙忙回答道：「爸爸，我要的。你現在讓我們進學校讀書吧，我也要去捉一袋螢火蟲來唸書呢！」

「傻孩子！現在我們買得起油燈，何必去捉螢火蟲呢？只要以後你能勤奮讀書就好了。」

這是父親給我的回答。

這些往事，這些片斷，現在還歷歷映在我腦海裏。想起這些年來，我能知道讀書的重要，父親在我小時所給我的諸多啓蒙，實在是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螢火蟲在村野間遨遊，如果我還有小時的興緻，我定會去把牠捉來的。但此刻我沒有。我想起農村社會裏蘿扇撲流螢的生活，心裏頭總引起無限的追緬。

多少年了，我愛大自然的心沒有改變。我曾讚美過月亮，但是，如果能夠，我却寧願做一隻小小的螢火蟲。這不單單因為螢火蟲的「氏族」曾經照過車胤讀書，更重要的，牠能在黑夜裏發出自己的光！

而我呢！我是否只能永遠做着自己發光的夢？

熬夜

提起了筆，想起此刻萬籟俱靜，夜正深沉，正是睡眠的良好時刻，却無奈自己不能立即投到它的懷抱裏，享受一番，燈下顧影自憐，一股無名的愁緒湧上心頭，這種滋味，如何消受？

小時我是好怕夜的。因為自己住在鄉下，夜晚時刻，四週都是黝黑的一片，加上虫聞鳥叫，格外顯得可怕，況且，有時候父親在城市裏賭個通宵，家裏只剩下我和弟妹及媽媽幾人，孤零零的，在這一個偏僻的村落裏，怎不害怕！於是，晚飯（通常都要到七八點方吃）一吃過，便把家的大門關了起來。倚在母親身旁，我常催促她早些睡覺，深怕遲睡了便會有什麼鬼怪出現，心中却暗暗思忖：以後長大了，一定要遠離這個鄉村，跑到大城市裏去。一句話，我就是怕夜，怕到不喜歡它。

可是，誰想到自己長大了，不但沒有機會脫離鄉村的夜，同時還得常常熬夜，勞頓自己，真是奈何！

我不能說我是否就愛起夜來，但由於自己常常熬夜，對夜好像特別有緣份似的，於是，就漸漸養成了不怕夜的心理，那倒是真的。

開始熬夜，記得還是很小的時候。父親雖然嗜賭如命，母親畢竟還是一勤勞的人。在我記憶所及，母親常常在夜深裏替我及剛出生不久的弟妹縫衣服，我因為無人做伴，不敢上床睡覺，便陪在母親身旁，和她一同熬夜。後來，又常陪她切豬菜，至深夜方上床就寢……久而久之，熬夜的習慣自然養成。

家裏環境雖不好，但父母還算開明，在我九歲時，他們便送我進一間學校就讀。可是，進了學校，自己仍得在課餘之暇幫助家庭及田園的工作，於是自己的功課，往往只得熬夜才溫習了。天天如此，雖不很好過，畢竟比一些適齡而沒讀書的同村孩童幸福得多。到了考試前夕，更得熬夜苦讀，自不在話下。

這個時期，我發覺最能熬夜的，當非父親莫屬。原來父親自幼南來，失去管教，不慎學會了賭飲這幾套壞行爲。這個時期，他常常日連夜，夜連日的賭着，回到家來，母親便常和他相罵。可是，他仍然這樣日以繼夜的熬着，後來長大了，想起這件事，我就常說：要是父親這種熬夜的精神，能夠用在有意義的工作上，相信收穫一定不小。

由於好賭，父親不善管家，弄得整個家庭時時拮据不堪。小學畢業後，我幾乎被迫停學，好在我盡了平生力量，不斷向父親保證，自己將半工半讀以維持家庭，方才上得了中學。以後，賣冰淇淋，替人鋤草，下田……沒有一樣不做的。如此一來，更得熬夜讀書。直到現在，熬夜趕功課，已成了我的家常便飯。苦樂自知！但爲了自己的理想，只得忍受下來。讀

高了幾年，我懂得寫作了，也懂得爲人家補習，當家庭教師，來改進經濟狀況，結果自己却依舊得熬夜。

我的熬夜，是連年累月的，於是我養成了習慣，就是在假期中，也照熬不爽，青燈之下，展開書卷，拼命苦讀，雖不能求得在班裏名列前茅，但也不至落人之後。

夜晚時刻，似乎很適宜享受，許多城市裏的青年少爺，身邊帶了愛人，看戲遊花園，嬉戲遊樂，自是人生的樂趣之一。不過，這却不是我所敢嚮往的。我深知自己的前途茫茫，如果不多珍惜這段青春時光，加以奮鬥，後果當不堪想像。每天熬夜，倦怠自是難免，母親也常要囑囑唸唸，催我早睡，但我認爲，只要自己一日有生，就是現在自己多熬些夜，多吃些苦，也無所謂了。

學海無涯，現在我所關心的，不是哪一天我才能不熬夜，而是哪一天我才能有所成就？

（稿於六七年四月初）

雨夜思潮

雨打芭蕉，本是最撩人思緒的，更何況，此刻又是深沈的夜！

總是在一陣陣沙啦啦的雨聲中醒來後，又對着孤燈自憐：這段青春的時刻，這段毫不安寧的日子呵，對我，是一種多麼大的考驗！

如果意志不堅，我想：我是會感到極度消極的！好在，我從小已經受苦慣了，現在的一些小折磨，對我已平常如每日三餐了；況且，我所認識和結交的一些朋友，都和我一樣地赤貧如洗，而他們都倔强的生活下去，這對我精神上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因此，有時我縱然不免會被一種消極的傷感情操所操縱，但我的理智總是戰勝了感情。

我沒有消沉下去，我也不敢消沉下去！

我盼望着一個麗日高照的明天！我等待着自已踏出的一條更康壯理想的道路。

因為這種太美的理想總是激動着我的心，於是，我埋頭得更厲害，發奮得更激烈；於是，連日子溜走的脚步也忘掉了！等到每一次，學校通知我繳學費時，我才猛然嘆道：「啊！又溜走了一個月！」……………

一呱呱墮地，所見到的，體會到的都是重重的貧困。就這樣，自己始終含着痛苦，含着

淚地奮鬥着，掙扎着；我也看着自己友伴的含淚奮鬥……這一切，給我生命帶來的實在太大了！爲此，我有勇氣去面對一切：爲此，我不會想到會在生活的洪流裏倒下去！

這一段生命的日子，就是這樣多風多雨！

風雨，澆不冷我年輕沸騰的血；風雨，洗不淡我滿腔堅毅的希望！

雖然，過多的折磨，使得我有時茫茫若失。雨打芭蕉之夜，從夢中醒來，對着孤燈，想起一切失去的和一切未到來的，想起自己雙手握着的空白，不竟悲從中來！一次又一次地，我按捺不住那過於悲慟的心，而總是捫心低低悲泣。——這，總不屬於一個男子漢所該表現的，是不？只是，我總是勉強與虛僞不來。

我總是安慰自己道：只要自己能在時代的大洪爐裏站穩腳根就夠了！如果我活着不是真正的活着，而是在大家面前空擺一副肉體，那又有何用呢？

我要把靈魂高高抬起，說：我真正正的活在這世界上。

縱然這就像一種妄想，但我還是要盡力去做。

越是悲哀的生涯，越是能給我產生力量。是的，只要自己心不死，悲哀憂悒時落淚又何妨？鬱積的淚洒了，心靈將更輕鬆！這些日子來，我是不只一次這樣解除憂悒的！

我始終不敢對生活感到失望。我還年輕呵！母親在病牀上卧了四年，那情景是更慘痛的，可是，她意志堅決，始終沒有怨言！這還不能給我最好的啓發嗎？

每次，見到母親孱弱的身體，搖搖欲墜，而她的雙眼卻發出炯炯的光彩，彷彿一股力量，照着我這段風雨的日子！自己自然是愧疚而且激動的！母親啊，做兒子決不會讓你失望！這樣，我不只一次愛讀名人傳記，冀望從那裏獲得精神上更大的鼓舞！

風雨沙沙，爲什麼，這一夜我又想起了這麼多？

一切的辛酸苦痛，我都在嘗着，只是，我日夜思念的那線微曦，何時才能出現呢？

（一九六六年十月）

風雨中的路

風雨來時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它有時歇斯底里，有時號咷若千軍萬馬……總之，它來了，一個哭泣的季節。它來時人們只有準備承受，根本阻擋不了。

每一年它會來，這是人們心裏上的準備，於是，有能力集糧的就集糧，沒有能力的，只有望天長嘆。

路是每個人每天必須走的。它太平常了，但不是平凡。人不會忘了每天該做的事，習慣使他們奔忙望天，但是，人有時會忘了口中吃的是飯。同樣的，人每天在路上匆忙，但不會想到走的是路。

這一條漫長的黃泥路，也免不了碰上了其他道路的類似命運。人們在它的胸懷中踐踏，它承受，它無言。路的存在是爲了服務人類。這道理還不夠清楚嗎？

路新鋪時是用紅泥石塊堆砌而成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一座樹膠園，樹膠園之尾端緊接着一個農村。路從農村開始，直穿膠園的心臟，你自然知道它的築成是爲了什麼了。

於是，幾十年如一日，載膠片的囉哩駛過，載客的巴士車輛經過，摩多單車輾過，腳踏

車載滿菜蔬奔馳而過，肩負膠桶的割膠工人急步而過……它溝通了近和遠，城和鄉。在歲月裏，紅泥褪色了，黃泥呈現。

默默地負起使命，黃泥路的塵埃飛揚，人們生活的潮浪朵朵開花。

可是，雨季來了。風的勁力十足，烏雲一層一層地在天空裏疊了起來。

雨淋濕了大地，濺落在路上。天天造訪，夜夜蒼涼。

黃泥路嗚咽了，泥濘一片。這裏一個窟穴，積滿了濁黃的水；那邊一個低陷，集滿了爛泥……

使人愁慘的雨，迫得膠工在陋屋裏嘆息，該做的工沒有做，只好休息了。休息帶來閒愁，能冒雨工作，大家還是出門的，就像那農村裏的農夫一樣，雨一停，便如打靛般的匆匆在園裏種下蔬菜，雨一下，就匆忙「撤退」到家裏。說生活是一種奮鬥也好，掙扎也罷，下層人士的辛酸淚，也會像嗚咽的路那般地湍流。

或許，有高樓大廈的人可以在雨天裏睡懶覺，但路不會休息，雨折磨得它如病中之驅，但它還是默默。每天，照樣有車輛極其壓惡地從它的身上輾過，照樣有蹙着眉頭的農民工人從它軀體踐過。

雨干擾了人的工作，但飯照樣是要吃的，路照樣是要走的。

潮濕與泥濘阻止不了人從路的身上走過。車輛涉水而過，車輪與車身骯髒了，人只怪路

，埋怨路，人沒有想到它所受的委屈。

路是無從提訴自己的委屈的：平時，人們匆匆來去，彷彿忘了腳下的它；但雨路難行，人們開始有怨言了。

蒼老的感覺，在悽風苦雨中釀製了起來，路是在獻出了自己之後漸漸萎頓下去的。就如紅綠旖旎的裙裾，增添了人的麗質，但有一天它會褪色的。

人不會遺棄路，塵土飛揚也好，泥濘也罷，從村到城，從城到村，人們都須要它。

風雨頻來，人的行踪滯慢了。奔走黃泥路上的人兒可能少了，但不會沒有。

要吃飯的人都會從路的身上走過。路吃些什麼？風吹日晒雨淋，人們沉重的踐踏，還有，許多怨言。

風雨中的泥濘路，顯得龍鐘老態了。給它補上一層新的面貌吧。怨聲中，人們這樣想。可是，風雨過後，人又如常地忙於路上；路無言。路的新裝只是遙遠的夢。

風雨中，路有多少嗚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黎明前的路

在黎明之前，總會有許多漫長的路，須要趕完；你趕不完它，你將見不到黎明，或者，你可能遠遠看到它在向你招手，但你不能抵達它，你一定會感到遺憾的。

路，是形形色色的，但黎明前的路，却是最崎嶇難行！你不小心，你有跌一交的危險；你沒有謹慎，你可能走入歧途。

這段路，也是最黑暗的！你沒有毅力和信心，你可能被黑暗征服，舉步不前；你沒有勇氣去奮鬥，黑暗也沒有被消滅的時候。

說到恐怖，它一樣馳名。茫茫的黑夜中，你在小小的路上走；你可能提著前人所遺留下的一盞小小的燈，你也可能赤手空拳。總之，你得趕你的路。你了解你走過的路已經很難行，但你一樣不能預測前面將會有什麼出現：那可能是陷阱，可能是猛獸。

於是，最不能少的，就是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你自己。這是一條極極漫長的路，你不自我相信，誰又來相信你？你連自己也不相信，又怎能迎接黎明？

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必須受到考驗。

堅強的，跌倒了再爬起來；失敗了再來一次，不屈不撓，終歸是要成功的；懦弱的，心

驚肉跳，遇到困難就舉起雙手來表示投降，失敗是逃不了的！

於是，每個人都有一個黑夜，但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黎明。

你要見到黎明，你只好不在黑夜裏呻吟；縱使最難堪，最痛苦的時候，你也要振作起來，吟唱鼓舞自己的歌。記得：你要黎明，你就不能在半路中倒下去，你也不能停下腳步來。和你同行的可能很多，也可能沒有，但這不該影響到你前進的信心；鼓勵你的可能有，批評你的也不會沒有。這一切都是最好的考驗。你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心，你要以你自己的主觀意念，去克服面臨的一切客觀困難。

這一切，都不是很容易的，是嗎？因為這樣，當你抵達黎明時，你就有更大的興奮！你的精神，你的成功就更加可貴，這，不是很公平的代價嗎？

黎明前的路，是一條最複雜的路，你要怎樣抵達它？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拾柴的記憶

最近由於工作，常要從一座橡林裏經過。有時踏着鐵馬匆匆走過，偶爾可以見到拾柴的印度人，使我想起小時候母親也常和我跑到橡林裏去拾柴的一段往事來。

家住鄉下，所過的生活當然也就充滿了鄉土風味了。家境貧苦，無錢從外面買柴進來作爲燃料，於是只好想辦法去拾回來了；家近橡林，給我們解決了許多柴薪上的困難。小時候，我很喜歡橡林，常和朋友收集枯黃的橡葉來玩樂，也常跑去橡林拾橡籽；此外，一提起橡林，我腦海中浮現的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和母親一同拾柴那段記憶了。

母親一向勤儉，一早起來，便工作個不休。下午時刻，偶有清閒，不是替我們幾個小孩子縫幾件衣服，便是帶了繩，拿了扁担，到附近的橡林裏拾乾柴了。由於她的辛勞，家雖清苦，柴薪却不用擔憂。記得當我剛懂人事時，母親到橡林裏去拾柴，也喊着要跟去，她却以我尚年幼爲理由，始終不准我去。後來我年歲稍增，六七歲，已懂得上田幫助父母，媽媽當然也十分歡迎我跟她學習拾柴了。她說：「趁着年小時，就應該學習勤勞的精神，將來長大了，才不會一身懶骨頭，才有出人頭地的希望。」

每次到橡林裏去拾柴，都是在下午。初時，拾柴的範圍，只在離家附近的橡園，漸漸的

，則到較遠一點的廣垠橡林裏去。記得開始跑進橡林，一片陌生，大爲不慣。通常，雖然正午時刻的陽光炎炎，但由於橡樹的枝葉繁雜叢生，於是，走在橡林中，却陰涼無比；不但陰涼，而且寂無人聲，冷清清，好不恐怖。但，我似乎却不怎樣怕，原因無他，只因爲有媽媽陪在我身旁。

我們一走進橡林，見到乾柴，便搶着拾起，堆在一個指定的地方。這樣，小心奕奕的拾着，至到堆的成績可觀了，媽媽便把柴用繩子綁起來：先綁一堆小的給我拿，然後，她把餘下的綁成重重的兩大捆，然後用扁担串成這堆笨重的木柴，走回家來。母親不是很強壯的，但却能忍受辛勞。她挑着這担柴，若不是爲了等我這個時走時歇的蠢材，她是不會停下來歇息的。就是她歇下了担子，她却不是停着等我，而是常常跑回來把我的木柴接了去，減輕我的負擔；然後，她又繼續她的担子，又頻頻回頭來替我接柴。從那個時期起，我就深深了解：母親實在愛我，也實在太勞頓了。以後拾柴，我要揹着一堆頗重的柴，雖然吃苦，但也懂得忍着肩膊的痛苦走回家來，路中儘少歇息，原因是我想減輕母親的負擔。雖然如此，母親却還是要常常回頭來替我接的。「不要弄壞了身子！」她常說。有時，她見我工作得疲憊，很是不忍，便托人買了一罐牛油，說給我吃了滋補。……如今思之，我不禁要放聲呼道：偉大的母愛呀！

以後，左鄰右舍，跟母親一同去拾柴的人不少，往往把整個橡林弄得很熱鬧。人又多，

所拾到的乾柴自然少些。我不知道母親是否喜歡太多人去拾柴，但在我的小小心靈中，我却是喜歡的，因為這樣一來，橡林裏就不會冷靜得可怕，使我疑心疑鬼，怕有什麼東西出現；再說，友伴多了，有說有笑，對我來說，自是一樂。

有時因貪拾多一點乾柴，呆在林中較久些，到日將落西山時，走在林中，已快是陰森森的一片了；特別是腳踏落葉，聲響沙沙，我就常常十分害怕，心裏七上八下的，可憐兮！可是，看着母親的表情，却依舊安然如故，這當然給了我幾分安慰，讓心情平定下來。「媽，妳怕嗎？」有一次我這樣的問母親。「怕什麼？」母親毅然回答道：「以前在唐山，爲了生活，涉江過水，爬山過嶺，比這些更可怕的地方都經過了，還有什麼可怕的？」長大後，我敢於面對困難，母親這句話給我的影響，不能說不大！

拾柴的日子，當然都是晴朗的；而且，拾柴的最好季節，也只有在五六月或十一、二月的旱季時——原因是旱季裏天氣乾燥，乾柴較多的緣故。話雖如此，不幸碰上苦旱的日子，要去拾柴，那也倒沒趣的：這時，天氣悶熱自不待說，而且橡葉都由青轉黃，紛紛飄落了，走在光禿禿的橡林中，受炎陽的煎熬，已夠難受，還拾什麼柴呢？但有時柴用完了，沒有辦法，只得去受苦一番。雨季裏橡林潮濕，且沒有什麼乾柴，也不是拾柴的佳期。記得有一次在雨季中和母親去林中拾柴，却不巧碰到了一條蛇，嚇得我心驚肉跳，好在母親眼明手快，拿起一枝乾柴就向牠打去，直到它一命嗚呼爲止。此事過後，雨季時期，我總不大願意跑到

橡林裏去拾柴。

母親是個治家有方，克勤克儉的人，從她不願花錢去買柴，而寧願到橡林裏去拾取便可證明之；然而，無奈父親嗜賭如命，把整個家搞得大不像樣！儘管母親百方苦勸，仍劣根難除。物移星轉，爲了整個家，爲了我們子女的，母親終因操勞過度，病倒床上；而今，已有數年矣；而父親仍然沒有除去賭博的惡習……偶然思之，不禁百感交集！

拾柴，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份小小記憶罷了，而母親的偉大已表露無疑。我想：我有這樣的記憶，這樣的母親，這是我的幸運。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

早年乳幕

旱的序幕

一年中，這個時候最使我不安的了。雨音隨着那最後一道西沉的烏雲離去後，還沒有到來的痕跡。每天，太陽火紅地從東方的樹叢裏昇起來，碧空依然深邃。偶而也懸着幾朵白雲，就是變不出什麼花樣來。

新年已隨着人們花花綠綠的新衣的脫落而過去了，只是春的尾巴還長長地連繫着。每一張莊嚴的臉都有無數話語；能說的和不能說的。至少，在用血和汗砌成的美麗日子裏，自己所立下的計劃，還不至於全被忘懷。

天氣是漸漸地轉熱了。那一輪火球比往日都來得圓且大。沒有人去估計它所發出來的熱能比往常大了多少倍，不過，在沒有一片樹蔭的長道上走着，很自然地便口渴氣喘；久久地不吹起一陣風。這是季節變化的序幕；這是旱季到來的先聲。

又將旱季。每次提到旱季，自己的心便有一種不自然的乾燥感覺。時移歲轉，每年的旱季却不忘記降臨；雖然有時來得早，有時來得慢。當旱隨着深藍的天罩下之後，每一年，渴水的感覺，挑水的經驗，又苦又悶的日子，真叫人過身不安。村裏大大小小，遇到苦雨，雖然陰鬱，但總不比遇到旱季那般痛苦難受。在沒有水的旱季，菜種不活，動物也受苦。滴水

千金，省了又省；遇到嚴重的苦旱，走上幾里路，有時還怕挑不到水。

這真使人可怕了。天氣一變，大家都耽心因去年的雨季過長，今年的旱季可能不短呢！這雖然沒有科學根據，但村民的耽憂不會沒有理由；更何況有時他們的經驗比科學推測更可靠呢！

樹梢的葉，吸進過多的熱氣，開始慢慢地換上另一套黃色的新裝。這並非什麼值得興奮的事。它們的束裝只是爲了另一段悲痛旅程的開始。黃昏時，當我步行在那片林下，腳下踏落的是片片落葉時，心又被生命的短促困繞了。遠處，有人掃集落葉，有人生起篝火；一堆堆曾經光輝過的生命，又走到了終點。而這只是序曲。

要到來的必然會到來，我相信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者。熾悶的火燄在心底裏生起，燃得遍身都不舒服。沖的涼加多了，但井水却在乾渴中。知道這輪霸佔太空的火球真的要吧另一個季節帶來，最不安的是這顆心。

換季的日子裏，容許我只記下這一點點。

（一九七〇年三月廿日）

塵沙飛揚

久旱無雨，烈日當頭。

這一條黃土路，穿過橡林，把橡林比喻成一個完整健全的軀體，那麼，川村在她懷抱中的許多大小路徑，無疑地是她的血脈了，而這條漫長澗大的路，好似她的大動脈般，橫呈在那邊。

是大動脈，成了溝通城市與橡林裏的一羣的要道。

沈默地橫呈。時序在變化中，天氣由陰涼適中漸漸轉為熾熱燥悶，風吹過，暑氣駭人！旱的序幕一拉開；旱的角色粉墨登場。敏感的鄉野子民，是最先能體驗到旱天迫人的氣息的。樹葉枯黃凋落了，草叢垂頭喪氣，溪澗的水日漸乾涸，頭上的天越來越深邃空曠……從地上到天上，從近處到遠方，一切的跡象，都映着旱的那張憔悴的臉。這條路，難道能在旱的暑蒸乾燻之下而保持不變的原貌嗎？

靜謐的路，開始收容一些飄落而幽嘆的枯葉。漫長而蜿蜒的軀殼上，儘點綴了點點滴滴凋葉：紅、黃、褐、紫……撒在路上，不會增加她的豐姿，只徒增人們的怨尤以及觸景感傷的情懷。傍晚的時候，或許有人把這些落葉掃在一旁，生起篝火，把它們送到另一個靜謐的

世界去。可是，到了隔天，枯葉又會落了滿路。一輛車駛過，少不了要發出「斯沙」的聲響。幾番掙扎，樹上的葉兒更凋零了，只留下了光禿的枝樑，路在日漸乾枯中。

由黃泥與細沙鋪成的路，實在沒有多大的本能可保護自己的實質，使它的容顏始終如一。泥土終究是泥土，風吹雨打，它將因而變柔變細變黏。碰上了這一旱季，路上的水份都被頭上虎視眈眈的烈日吸收過去了。乾燥的泥土與塵沙在人行過車輾過的情形下，老是像粉末飛揚，成了這旱季裏的一幅「奇景」。

在陋屋裏，一絲陽光從隙縫間透進來，看到萬千塵埃在那道光裏飛揚舞踊，真叫人驚憾；而今，在這亢旱的泥路上，一輛囉哩駛過，捲起了滾滾塵沙，驟然間彷彿黃霧一團，在空間蕩漾飄揚，怎能不叫人心驚肉跳！想起，這一呼吸進去，不知把多少的灰塵細菌迎到肺臟裏，要是身體孱弱的话，該怎麼辦？能不輕輕喊聲阿彌陀佛！可是對鄉下人來說，這滾滾塵埃真的是那麼可怕嗎？每一天，他們或提着膠桶，或挑着貨物，或空着手走路，一陣風起，或者一輛車過，掀起黃塵茫茫，他們頂多迴避一會兒，然後照樣走在路上。踏腳車的，更有穿過黃塵的「英姿」，來回的次數多了，白衣變「黃袍」實在不是「奇事」。「奇」的是，吸進了這麼多的滾滾塵沙，他們卻不會病倒！啊，生活戰場上倔強的人兒！

塵沙飛揚。亢旱的季節裏在這條路上走動，實在夠叫人厭倦了。不同的生活背景，意味着有些不幸者常常得忍受更多的痛苦。同樣是在旱季的懷抱裏，同樣得忍受暑氣蒸熬的苦悶

，為何城市裏的一羣不必為滾滾塵埃而閃閃躲躲呢？為何穿過塵沙，走在這條漫長道上的子民得常為三餐的無法溫飽而憂心忡忡呢？……

烈日投下了暑的無情彈，炸枯了大地的生機，又在這條長路上掀起了紛飛的塵沙。每天，在生活的動靜脈裏喘息的人兒走過，沒有掩鼻，沒有躲閃地穿過滾滾塵沙……

亢旱，你還要駐腳多久？



皓月照空枝

每一年的落葉季節，總是帶來了這一幅慘淡的景象：滿地橫呈的黃葉是不可能再歌頌什麼春天了；樹樹禿枝，森森地擠在一起，却是無語相對，真不知該如何淒涼了。那害了暑的風，步伐蹣跚，也懶拂過這片禿林了。於是，只有靜寂耐心地守着，像孵卵的老母雞耐心地守候着。靜穆，像一面銅製的網，牢牢地圍起了整片園林，似乎，沒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能將它打破。

十五的滿月，皓潔明亮，像熱情的姑娘那麼大方地把晶瑩輝煌的光芒照到大地上來。對於溫柔美麗的光華，能夠讓染着塵垢的心靈在其中沐浴一番，使之澄化，最是難得。施者月亮，受者大地，都同樣是有福的。這樣想着，我的聲音响在這片林中了，不知驚醒了多少在落葉中鳴唱的虫兒。

說到倒影，我不得不再環顧一下這滿園月色的禿林。禿枝的靜豎還有圓月的撫慰，真是造物者巧妙的揉合。枯黃的葉向炎暑投降，紛紛飄落後，枝頭所剩的枯葉已寥寥無幾了。月是多情的慰藉者，但蕭條的枝樞，默默地刺向蒼穹，就像一個過於勞碌的人，在生活打擊之下，無語勝有聲了，心想這些年來，父親常以蕭索無助的臉孔向人，生活的艱苦儘藏其間，

使人覺得難受，就像今夜千百棵森然的禿樹依偎在一起一樣。誰能先開口打破空間的沉悶？月華的撫媚，仍減不掉這份在空間撒播的淒清。我的心如果是淙淙的流水，它該鳴奏些怎樣的曲調呢？

林間的月夜，往往像一幅淡淡的墨水畫：並不濃妝，只是那麼輕輕的幾筆，就夠使人的心翱翔其間了。光禿的枝桠，豎在幹上，也倒在地面上；幹上的漆黑，地面上的却輕淡了。幹上的恒是不動，而地面的却在不動中緩慢地縮小了，雖然，遲鈍的觀察者未必感覺得出來。這是時間的神妙，過時的葉都躺在地上安息，聽不到它們的怨言，也聽不到他們的嘆息，生命的過程，冥冥處，也真夠使人神痴了。

遠遠近近，偶而也有幾聲小蟲的低低吟哦，企圖打破這靜穆，夜儘是悽楚的，我的心也如此。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

初早的黃昏

悄悄拂來的晚風，把一天的靜寂沉悶溶解掉了。靜寂本是可愛的，但加上了沉悶，就使人過身難受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旱季總會隨在雨季的尾巴後面到來的。往年過農曆新年，已是落葉遍地了；今年的情景還好一些，新年以前還降下一陣雨，新年後才開始轉旱。天氣的變化，隨着火紅的太陽而加劇。似千度的火爐近在身邊，藍空裏高懸的太陽總把一大片的悶熱撒了下來。一整個下午都泡在悶氣裏，沖涼喝冰，好不容易才到了這個吹起輕風的黃昏。

黃昏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幅日落的情景：在海邊，或者在大草原上。晚霞綴滿天邊，雙雙情侶，對海尋思，這是很詩意的畫幅；不然，牧童趕牛羊，在晚陽下歸來，此景也夠引人遐想。在這裏，樹叢處處，山在遠方，海更在遙遠不可望之處，自然對這樣的黃昏是陌生了。當屋影樹影人影向東拉長時，黃昏的脚步珊珊而至。村民荷鋤而歸，寮裏的豬隻爲晚餐而鳴啼，依然有一番鄉土的風味。

多謝晚風，使人徒然浪費了一個日午還是一個黃昏可值得珍惜。當一股熾悶不再蟠聚心胸時，一顆年輕的心再也不能呆在家裏，只好溜到這片田野裏。

草也可憐，一日的煎熬，它再也不嬌嫩欲滴了。青的葉乾枯了，垂着頭，有無限的頹喪，只嘆暴君似的炎陽不善加以憐惜。花也枯萎，在大地的一角憂鬱。如果這花這草是青春少女，那麼那太陽該是無情的父母還是無義的情郎？

風過處，樹梢微禿的枝兒搖擺着在低低地歎息。怎麼啦，春已過，但春後不是冬，在此南國。不是冬的季節，却是使人難受的日子。腳踏林間路，知落葉已片片。落葉是歸根的靈魂：母親的輕嘆，是爲了它的忠孝，還是爲了它生命的短促？

小路上的黃泥多因乾燥而粉化了。一隻狗奔跑過，揚起塵埃紛紛；人不避之，最不舒服。旱季的序幕拉開後，造物者將會以乾燥來渴人，渴草木，渴禽獸，還有渴那一大片的塵土。我呼吸着遠近的土氣，我感觸到時間的巨手實在太偉大了。

初旱的黃昏，日落在天的另一邊；鳥寂寂，虫寂寂，陣陣的晚風還有多少的涼意，拂拭着一身還散不去的熱氣。這時刻值得珍惜，但遐思裏，一切還不會太過美麗。

（一九七〇年三月九日）

一雨綠山鄉

都說雨該來了，落了葉的橡樹，再也熬不住光禿的寂寞，紛紛讓新芽茁長出來了。新葉一長，橡樹對水份的消耗驟然增加，井裏本有些許多日用的水就更顯得乾涸了。苦旱的熾炎已使人難受，沒有了水，更是難以渡日。算算日子，一個閃着希望的念頭湧上心胸。這時刻，本該下雨了嘛。

天氣漸漸在人們的不察中轉變。西風又起，開始還嫌乾燥，像被烘過及曬過的乾草。惟總算風訊已來。風起雲集，很容易使人產生雨降的前兆。特別，吹了一雨夜，風也漸漸轉涼了。在在顯示亢旱的日子已不可能再長命了。清涼的風，久違了！不期然地在夜的懷抱裏呆了幾小時，讓清風拂面，吹去了一身的暑氣。

——雨該來了！許多焦盼的心都急不及待地把預言及股思投給了空間。

——雨實在該來了！空氣潮濕得多了，流遍整個山鄉。新發芽的嫩枝幼幹，搖擺着在風裏嘩嚷。

雲的醞釀，是一季苦旱後好辛苦才製造出來的。希望在一層層烏黑的重量裏，希望在雲朵豐滿後的進一步成熟。

就這樣地預算着，想着，盼望着。雨這寵兒終於乘千軍萬馬來了。這一天，風起雲湧，一個天空在幾小時內便被烏雲積滿，又黑又重，誰都知道，沒有兌雨而重落，那必然是奇蹟，在多雨的季節裏，這樣的天，這樣的景緻，誰見了都蹙眉苦嘆，到這刻的感覺却是大大的相反。這必然到來的是花了幾個月企求的唯一喜悅，這必然到來的將溶化人們在反常生活掙扎中的負擔。

閃電劃起，雷聲繼之。村裏整百雙眼都眺盼着天庭：雨，就快些下來吧！我們這塊大地歡迎妳，我們所有乾涸的心更需要妳……………

而雨終於到來。雷雨交加，是人們的企盼滲入喜悅；沙啦沙啦，是大地從昏睡中復活的旋律。

那終要灑下的雨終於灑下了，千軍萬馬的奔騰，像出征勝利而終於凱旋歸來的軍馬，使人衷心歡呼……………

嘩啦嘩啦……………

幾個鐘頭的傾盆，解決了人們幾個月來的痛苦。

雨後，整個山鄉都清涼了。冷風颼颼，但絕不會帶着寒意襲人而來。風越過遠山，穿過近林，帶來了柔暢的旋律。小江大溝的水都漲滿了，縱是濁黃一片，但它們嘩啦嘩啦的奔騰而過，確似帶着最興奮的心情來報喜。井裏的水昇高了，望着水，心裏像中了馬票般歡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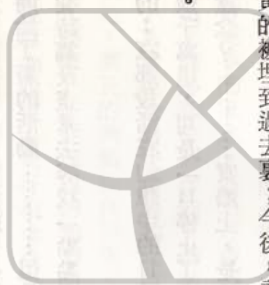
今後，再也不必走好遠的路去挑水了。

燕翔高空，鴨嬉溪澗，一片喜洋洋，籠罩着這雨後的山鄉。

喜雨後，萬物盡得生機。遠遠的山，蒼翠欲滴，真使人懷疑是創造者的另一手傑作。遠近橡林，嫩芽本已茁長，經這一場風雨，彷彿給它生的接力，虎虎間而更枝葉繁茂了。放眼眺望，一片綠，一片蒼鬱的藍，一片淡水畫似的青……這一股新生的力量，迅速地在整個山鄉蔓延起來。今後，愁慘的枯黃的被埋到過去裏；今後，新的活力重歸大地，農民又可開始正常的耕作。

多謝你——終於到來的雨。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三日）



冷風細雨又一春

想像中的春多麼美好：大雪初溶，嫩陽像初生的嬰孩般的嬌媚，迎面吹來的風帶着暖暖的氣息，大地鋪上新綠，萬物開始了新的活動……但是，這個畫面縱使再美，自己却始終沒有身歷其境的機會。除了從詩篇及畫章去尋找一點點春的影痕外，微弱的想像，在廣垠的時空裏，又能奔馳多遠呢？

畢竟，春的形象是夠綺麗的：在那段活在幻想中的日子裏，也不覺察到脫繯的靈思有時也是極無能的——它縱能奔馳幾千萬里，可是一旦停止了步伐，自己到底又尋回了些什麼呢？一些慰安？一些虛無飄渺的意念？……實際上，是什麼也沒有，自己只能茫然無助地在人海裏飄航。

處身與環境，實在能影響一個人的成長，觀點及情懷。我曾羨慕生活安定者的知足與樂觀，我更羨慕生活在四季循環土地上的人們，他們豐富的經歷以及對時間的敏感。我曾怨過自己，怨自己活而不能清閒寧靜，住而不覺暢爽，食而無味……而今，這一切羨慕與埋怨都漸漸化為平淡了。時間的湧泉加上生活的潮浪，會沖擊得一個人的靈思漸漸潰化，會使人收緊過野的心。不過，那段靠幻想夢思來補足自己生活上的缺憾的日子也未曾不美。世間最美

與最不可得的無非是想像了。於是，春是想像中長了翼翅的翔鳥，在每一聲爆竹聲中很祥和地到來，也隨着那幾個紅紅綠綠的日子的遊去在腦中褪色。

但春是何物？是小孩子口袋中有幾個可買零食的銅錢而到處蹦跳的那陣興奮？是越戰中每次一年官樣文章的聖誕停火？是……：婦孺們急急地製糕做餅，小孩子嘻嘻地穿上新衣等待紅包，幾聲禱詞，春滿人間。祝福聲流遍了大地。孩提時，我眼巴巴地盼望着這種祥和的日子的出現，然後玩個暢快，讓家長把小小的心帶到山明水秀的地方去。

新年遊歷勝景，確能多少體會到春的氣息。春是迷離芬香的。置身錦繡河山，常能渾然忘我。縱如此，春的真正氣息還是要靠感知來想像的。遊興盡而返時，心中常有許多不滿足。有許多個所謂春臨大地的時刻，其實正是樹禿葉落的亢旱時刻，人們在掙扎中勉強展開笑容，說這是個該興奮的季節。但是，真正的興奮從何而來？世界還是在煙霧的籠罩之中呵！想着，念着，春的聲音聽說又到來了。從遙遠的地方來，從冰消雪溶的北國涉水越嶺而來。她以怎樣的姿態出現呢？我焦慮地盼望，我仔細地聆聽。想春該是晴朗的，但，不是呢！一連好幾天，總是細雨連綿，冷風颼颼，空氣潮濕着。萬物催促着，一種淡淡的哀愁又湧向心頭。

陰沉的天，撒下如許的飛絮，在這塊終年是夏的土地上，掀起了幾陣寒意——是冰雪初溶後的那種寒？還是秋天將殘時的那種冷？我覺察不出來。天災人禍的蹂躪下，我的心富彷彿

彷彿一種無能形容的蒼涼襲擊着，如那些雨花，低低吟泣，却彷彿是欲語無言。的確不是我所能體察的。

冷風細雨，眨眼又是一春了。春從天涯湧進心裏？春將輕輕地掠過大地，遮掩了子民的不幸？默默無言中，我的耳邊只響着萬千的輕歎！啊，輕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



後記

當「村夜掇拾」這一系列文字斷斷續續地在報章上發表時，我還是個中學生。想不到當這些東西有機會收集在一起出版成書時，自己已經在社會上「混」了好幾年了！這裏的客觀環境並沒有給熱心文藝者多大的鼓舞，出書更不必談了。我敬佩那些自費出書者的勇氣——我一向缺乏這股勇氣，而且我的實際生活與經濟條件也不允許我這樣做。實際上，出書不出書，對我是不重要的。我只求默默地耕耘。於是，當這本書有出版的機會時，我又猶疑了；這麼粗劣的文字，浮面的描寫，將能給讀者一些什麼好處呢？

這本小冊子能夠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首屆出版基金贊助出版，應該說是我的幸運。當初在內人一再催促下把集子寄去應徵散文獎時，心中是不敢存着多大希望的。自己雖熱愛文學，但對文學修養和天份的差勁却有自知之明：自己沒有受過正統的文學訓練，在校裏唸的是理科，何況自己嚴格的說來還只是半個華校生罷了。於是儘管我怎樣摸索，所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一些拙劣的文字罷了；沒有優美的辭句，沒有高深的意境，也沒有大刀濶斧的創新手法……這未免是要使人失望的。不過，我却不能強迫自己去標新立異。一個從小就在鄉村的懷抱裏掙扎，而長大後又得在東海岸貧瘠的土地上接受風霜雨露的考驗的我，感情濃烈而樸實，對於所聞所見與所體驗的，總是苦澀的多過歡樂的。我一再要求自己的筆忠誠地寫

出自己的感受和理想。縱然如此，我不能不耽心自己所寫的流於膚淺和概念化，特別是這本在自己生活圈子還是那麼小、見識還是那麼少的中學時代所寫成的集子。高明的讀者在閱讀后如果有以教我、啓迪我，這該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是我的榮幸。

這本集子裏的許多篇章，實在是寫得不夠深度的。整理集子時，很想把它們丟棄了或者重新寫過，結果還是保留了原來面貌。人都有過幼稚的時期，我可不知道自己的文章的幼稚期會保持多久。把這些篇章留了下來，看看過去自己的影子，也正好可以給自己作個借鏡和警惕，而今而后，當得努力寫出更有深度的東西。縱使自己得再掙扎十年八年才能寫出一篇使自己讀了比較不臉紅的文章，但這種努力還是值得的。

我感激一路來在寫作上給我鼓勵的人；我感激給我發表習作的報刊文藝版編者。沒有他們，我可能不能始終保持這顆熱愛文藝的心；沒有他們，我的筆就更遲頓了。

我深深感激中華大會堂的資助出版，使到這本集子得以問世。棕櫚出版社的提供出書機會，棕櫚出版社諸文友的協助以及爲了這本集子的出版而奔忙，也是我應該深致謝意的。

張培業兄的封面設計，冰谷兄，宋子衡兄以及保強兄的幫忙校對和協助出版事宜，我都一併在這裏致謝。

此外，我也趁此機會向所有關懷我的文友們致謝。值此新春時刻，且讓我向大家獻上深深的祝福，特別是村野裏的友伴們，願我們珍惜年經的時刻吧。

CORETAN MALAM DUSUN

oleh : *Chint Chyang.*



村夜掇拾

著者：清彊著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COROTAN MALAM BUSUN

oleh : Chint Chyang



PERHIMPATAN PALAS,
Sungai Bokok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Hubungi : 016-333 3333
Kheng Wan Pehlan Sdn. Bhd.,
8, Jalan Sengat, Perang.









棕櫚出版社



作者簡介

清彊，原名蘇亞峇，潮籍，一九四八年誕生於吉打州雙溪大年，受了六年華文小學教育後，轉讀依布拉欣英文中學。畢業後在柔佛接受師資訓練，成為合格理科教師。他是一位品學兼優的苦學青年，於一九七五年考獲英國倫敦大學校外哲學榮譽學位。平日寫作甚勤，筆名很多，常用的除清彊（強）外，尚有隨雲、跋潮、澍悠等。已出版作品包括新詩集《雲絮朵朵》（一九七五年）、散文集《萬里星天》及《村夜掇拾》（一九七七年）。

—— 冰谷識